

# 論《荔鏡記》中完成體否定詞「未」 —兼論「未曾／不曾」的競爭\*

蘇建唐  
國立清華大學

否定詞「未」於《荔鏡記》中主要用以對某事件（「未」後接 VP）的完成進行否定，該事件與現在有關連，故可視為對「完成體」（perfect aspect）的否定，本文依此討論四點議題。首先「未」的詞彙義「沒有 VP」受詮釋者主觀性影響，將產生語境義「還沒有 VP」與「從沒有 VP」。再者「未」修飾的主要動詞須包含[+持續性]、[-靜態性]與[+時間性]等特徵。另外「未」用作句末疑問助詞（VP+未 SPF）是致因於[VP 抑未（VP）]省略第二個 VP 後，其承繼正反問句結構的[+疑問]屬性發展而來。最後「未」和「不」於「Neg+經驗體標記」格式上具競爭關係，據考「未嘗」最早見於《論語》；「未曾」初見於《墨子》；「不曾」約在六朝出現；「沒曾」則晚至《金瓶梅》。本文以為 Neg 位置最早為與經驗體標記相配而選「未[+時間性,+經驗]」，爾後隨該位置泛化，僅表完成體否定的「不」與「沒」也跟進，競爭後由使用度與口語程度最廣的「不」勝出。這點較能解釋前人觀點的未逮之處。

關鍵詞：未、完成體、否定、未曾、不曾

## 1. 前言

漢語否定詞（Negators，下簡做 Neg）依植田均（1993）的分類，大致分成敘述否定與禁止否定。其中前一類還可依後接成分不同，分成（1）否定存在

---

\* 本文初稿承蒙連金發老師與陳莉嫻女士的建言，及兩位匿名評審的細心校閱與修改建議，在此一併感謝。文中若有任何疏漏，責任當由作者自負。

(後接名詞性成分)，(2) 否定狀態或事件(後接動詞性成分)兩種。兩者在語法範疇歸屬上並不相同。第一類屬於動詞範疇 (verbal category)，第二類則屬於副詞範疇 (adverbial category)。本文主要討論的「未」屬於第二類。這類動詞於現代漢語有一部份可用「沒(有)」表示，主要用以對某事件的發生加以否定(即「沒有 VP」)。若以現代閩南方言來說，相對應的同類否定副詞有「無」、「未」、「猶未」、<sup>1</sup>「未曾(未)」與「毋捌」。<sup>2</sup>用例如下：<sup>3</sup>

(1) 完全是讀無路來啦，可能啊，就是無用大腦的關係啦。(新社 12.3) 4

uan<sup>5</sup> tsuan<sup>5</sup> si<sup>7</sup> thak<sup>8</sup> bo<sup>5</sup> lo<sup>7</sup> lai<sup>5</sup> lah<sup>4</sup> kho<sup>2</sup> ling<sup>5</sup> ah<sup>4</sup>  
 完 全 是 讀 沒 有 路 來 PRT 可 能 PRT<sup>5</sup>

<sup>1</sup> 傳達「還沒有 VP」的用詞，在《荔鏡記》中可發現「夭未/抑未/亦未」等形式。讀音上應讀為/iah<sup>8</sup> be<sup>7</sup>/。三者於文獻上雖都可見用例。如「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清)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史記》；「雖失其位 亦未失道也」《(清)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然而若將音義兩端同納評量，則「夭未/亦未」應為「抑未」的音訓字。至於「猶未」根據「台灣閩南語常用辭典」所記，同時可讀為/iau<sup>2</sup> be<sup>7</sup>/或/iah<sup>8</sup> be<sup>7</sup>/。其中/be<sup>7</sup>/ (漳腔)和/bue<sup>7</sup>/ (泉腔)僅為次方言差，故為同字。至於/iau<sup>2</sup>/和/iah<sup>8</sup>/音韻發展上不易視為同一。至於/iau<sup>2</sup>/應為「猶」，而/iah<sup>8</sup>/則是「抑」。歷史文獻上同樣可尋得「猶未」一詞，如「今四維猶未備(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全漢文》。但考量本文考察對象是以《荔鏡記》為主，是以一律採用「抑未」。若遇其他文獻寫作「猶未」者，引文時為求尊重暫不更動。

<sup>2</sup> 傳達「從沒有 VP 過」的用詞，在《荔鏡記》中可發現「未識」、「未八」與「未曾」等形式。前兩者在讀音上應為/be<sup>7</sup> bat<sup>4</sup>/ (漳腔)或/be<sup>7</sup> pat<sup>4</sup>/ (泉腔)。其中「未」於臺閩語為「毋」(/m<sup>7</sup>/)代之。「識」為/bat<sup>4</sup>/或/pat<sup>4</sup>/的義訓字。至於「捌/八」根據楊秀芳(2014)所述，應為本字。這部份為求尊重，一律不更動文獻所記之形。至於「未曾」(讀為/be<sup>7</sup> tsing<sup>5</sup>/)則為本字。

<sup>3</sup> 本文閩南語語料的標音主要以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為主，做少量修改。如該辭典中/e/可對應一般的前中高元音，如「這」/tse<sup>1</sup>/，又或央元音，如「未」/be<sup>7</sup>/。本文為有效分辨，故另以/er/表示央元音。標示上以調類為主，實際運用上每字都有單/連讀調。數字分別代表：陰平(1)、陰上(2)、陰去(3)、陰入(4)、陽平(5)、陽去(7)和陽入(8)，其中陽上(6)歸入陰上，故未列出。惟小稱詞(diminutive)的部分，若用作詞頭(prefix)按辭典標為陰上/a<sup>1</sup>/；若於詞尾(suffix)則標為陰去/a<sup>2</sup>/。

<sup>4</sup> 本文句來源的縮寫是以(書名·確切摘錄位置)。以(大甲 2.15)為例，「大甲」是指《閩南語故事集—大甲冊》；「2.15」則指第2頁，第15行。至於電視集等，其後數字則為播出集數。

<sup>5</sup> 本文的對譯縮寫標記的設定背後的代表術語分別為：PRT: particle, DIM: diminutive, ASP: aspectual marker, CL: classifier。

tió<sup>7</sup> si<sup>7</sup> bo<sup>5</sup> iong<sup>7</sup> tua<sup>7</sup> nau<sup>2</sup> e<sup>7</sup> kuan<sup>1</sup> he<sup>7</sup> lah<sup>4</sup>

就 是 沒 有 用 大 腦 的 關 係 PRT

‘完全讀不來，可能呢，就是沒用大腦的關係啦。’

(2) lin 有看見寶蓮無？（四重奏 5）

lin<sup>2</sup> u<sup>7</sup> khuann<sup>3</sup> kinn<sup>3</sup> po<sup>2</sup> lian<sup>5</sup> bo<sup>5</sup>

你 有 看 見 寶 蓮 無

‘你們看見寶蓮了嗎？’

(3) 阿母，你食飯未？（大安 36.06）

a<sup>1</sup> bu<sup>2</sup> li<sup>2</sup> tsah<sup>4</sup> png<sup>7</sup> ber<sup>7</sup>

DIM 母 你 吃 飯 未

‘媽媽，你吃飯了沒？’

(4) 啊 ieng 暗猶未食咧，腹肚枵到卜死。（彰化 44.19）

ah<sup>4</sup> ieng<sup>5</sup> am<sup>3</sup> iah<sup>4</sup> ber<sup>7</sup> tsah<sup>4</sup> leh<sup>4</sup> pak<sup>8</sup> too<sup>2</sup> iau<sup>1</sup> kah<sup>4</sup> beh<sup>4</sup> si<sup>2</sup>

PRT 晚 上 還 未 吃 PRT 腹 肚 餓 到 要 死

‘晚餐還沒吃，肚子餓得快死。’

(5) 安呢未曾到位就成芳啊啦。（大安 68.11）

an<sup>2</sup> ne<sup>1</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kau<sup>3</sup> ui<sup>7</sup> tloh<sup>4</sup> tsiann<sup>5</sup> phang<sup>1</sup> ah<sup>4</sup> lah<sup>4</sup>

這 樣 未 曾 到 位 就 很 香 PRT PRT

‘這樣還沒到那裏就（聞到）很香了。’

(6) 咁爾久，啊毋捌去阮的小弟彼，（沙鹿 90.12）

tsiah<sup>4</sup> ni<sup>7</sup> ku<sup>2</sup> ah<sup>4</sup> m<sup>7</sup> bat<sup>8</sup> khi<sup>3</sup> gun<sup>2</sup> e<sup>7</sup> sio<sup>2</sup> ti<sup>7</sup> hia<sup>5</sup>

這 麼 久 還 不 識 去 我 的 小 弟 那

‘這麼久以來，還不曾去我的小弟那邊，’

進一步來看，其中與「未」相關者則占多數。事實上若由歷時角度來看，「未」也是在上列否定詞中出現最早且最具代表性者，這部份可從前人研究（如 Mulder 1959, Kennedy 1952, Dobson 1966, 張華 2006, 王亭 2007, 張玉金 2013, 梅廣 2015）獲證。然而或因位於政經中心所在地，又或因研究熱點不同，前述

研究多著重古漢語的北方官話系統。對於近代漢語（約晚唐五代至清中晚期）的「沒有」義否定詞，<sup>6</sup>則以植田均（1993）與楊榮祥（1999）有較深入的專文討論，前者雖是其中罕見包含南方方言的文章，但也僅論及《儒林外史》。以上整理結果顯示，前人對當時南方方言現象的討論則相對冷清。特別是針對近代漢語的閩南口語文獻，仍有相當須深究的空間。因而本文將以明清閩南戲文《荔鏡記》為對象，<sup>7</sup>考察重點之一先放在否定詞「未」在該時期的分布。<sup>8</sup>

下列先看到幾個相關用例。句中「未」皆用以傳達對某已然事件「梳妝/死/折斷」的否定，分別傳達「沒有梳妝」、「沒有死」及「沒有折斷」。一般論及事件的發生與否，勢必須牽涉到時間概念的討論，世間萬物的存在都無法脫離時間而獨立。語言是人類倚賴描述世間事物的工具，自然也不例外，尤其以「沒有」義否定副詞更是否定詞次類中，最直接涉及時間概念分析者。

(7) 丑：既是腳痛，待寒親行到繡房內探親。

外：未梳妝，況兼親姆生分，不敢相見。（道光 37.044）

thiu<sup>2</sup> ki<sup>2</sup> si<sup>7</sup> kha<sup>1</sup> thiann<sup>3</sup> tai<sup>3</sup> han<sup>5</sup> tshing<sup>1</sup> kiann<sup>5</sup> kau<sup>2</sup> siu<sup>2</sup>

丑 既 是 腳 痛 待 寒 親 走 到 繡

pang<sup>5</sup> lai<sup>7</sup> than<sup>2</sup> tshing<sup>1</sup>

房 內 探 親

‘丑：既然腳在痛，那我走到繡房裡探望她好了。’

<sup>6</sup> 「近代漢語」的範圍各家或因標準不同、又或目的各異致使劃分不相一致。上限最早可溯至六世紀，最晚則到十三世紀。代表者有王力（1958）「宋末元初說」、呂叔湘（1985）「晚唐五代說」與胡明揚（1992）「隋末五代說」等三家。王力（1958）主要由音韻角度而論。呂叔湘（1985）則由文獻反映實際口語的情況（如禪宗語錄和敦煌俗文學的出現）著眼。胡明揚（1992）綜合音韻、語法和詞彙三方面劃定近代漢語的上限，並另分做早（隨末唐初到五代北宋）中（宋元）晚（元末到清初《紅樓夢》以前）三個次期。至於近代漢語的下限，大約不出十八世紀中期（清初）至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之間。關於近代漢語的研究概況可進一步參考蔣紹愚（1994），內有較詳盡的討論。綜觀以上各家對年代的劃界，「晚唐五代至清中晚期」應是多數學者的公約數。因此本文的近代漢語範圍便以這段期間為主。

<sup>7</sup> 萬曆本寫作《荔枝記》，其餘版本則為《荔鏡記》。本文為求行文統一，一律稱做《荔鏡記》。

<sup>8</sup> 同時期還有同樣以閩南方言寫成的《基督要義》。然而根據搜尋結果顯示，該書包含的「沒有」義否定副詞用例極少（不足 20 句）。而這也導致相關用例的分布相較於閩南戲文很受侷限。

gua<sup>7</sup> ber<sup>7</sup> su<sup>1</sup> tsong<sup>1</sup> khong<sup>3</sup> kiam<sup>1</sup> tshing<sup>1</sup> m<sup>2</sup> tshinn<sup>1</sup> hun<sup>7</sup>  
 外 未 梳 妝 況 兼 親 家 母 生 分  
 m<sup>7</sup> kann<sup>2</sup> siong<sup>1</sup> kinn<sup>3</sup>  
 不 敢 相 見

‘外：沒有梳妝，況且對親家母認生，不敢相見。’

- (8) 生：呵，亞娘死了，我苦亞！淨：亞官，未死。(道光 45.028)

sing<sup>1</sup> he<sup>21</sup> a<sup>1</sup> niunn<sup>5</sup> si<sup>2</sup> ah<sup>4</sup> gua<sup>2</sup> kho<sup>2</sup> ah<sup>4</sup>  
 生 PRT DIM 娘 死 了 我 苦 PRT

‘生：唉，阿娘死了，我苦了。’

tsing<sup>7</sup> a<sup>2</sup> kuann<sup>1</sup> ber<sup>7</sup> si<sup>2</sup>  
 淨 DIM 官 未 死

‘淨：阿官，(阿娘)沒死。’

- (9) 爭：泉州儕仔力我手打折勞。外：句好未折。(光緒 16.279)

tsing<sup>7</sup> tsuan<sup>5</sup> tsiu<sup>1</sup> kiann<sup>2</sup> a<sup>2</sup> liah<sup>8</sup> gua<sup>2</sup> tshiu<sup>2</sup> pha<sup>3</sup> tsieh<sup>4</sup> loo<sup>21</sup>  
 爭 泉 州 罔 DIM 掠 我 手 打 折 了

‘爭：泉州仔把我手打斷了’

gua<sup>7</sup> koh<sup>8</sup> hoo<sup>2</sup> ber<sup>7</sup> tsieh<sup>4</sup>  
 外 還 好 未 折

‘外：還好好的，沒有斷’

過往對於「未」的討論，也多半圍繞該詞與時間表達的互動。Kennedy (1952) 和 Mulder (1959) 是目前所見最早論及這方面的研究，兩者皆提到「未」涉及「完整體」(perfective) 的概念。<sup>9</sup>此外，刑公畹 (1983) 與張華 (2006) 也提及「未」是一個對以往(過去以迄現在)表示否定的詞。張玉金 (2013) 則綜

<sup>9</sup> 這裡雖以 Perfective 涉及「體」(aspect) 的概念，但過去有人(如：張泰源 1993) 也將「體」翻譯成「動貌」。兩者各有其所取面相。對此本文暫採梅廣 (2015) 的方式，將動貌做為通稱，即相當於所有的 Aspect。至於體則用以稱呼各種動貌的類別。惟引用其他文獻時，為求尊重故不做更動。

合以上說法，同時結合「時制」(tense)和「動貌」(aspect)概念將「未」的時間表達設定為「過去時(past tense)+完成體(perfect)」。<sup>10</sup>無獨有偶地，梅廣(2015)也結合「時制」(不完全等同西方語言的時制，待第2節細論)與「動貌」提出「合成動貌」(composite aspects)的架構，以解釋漢語時間觀念。但不同的是，文中梅廣認為漢語根本不存在過去時的概念，因而在他的「合成動貌」體系中，「未」僅可能是對「完成體」(「現在時(present tense)+完整體」)的否定。由於以上分歧將涉及漢語時體系統問題，並影響本文對「未」的功能建構，箇中細節以及動貌系統的概念將另於下文第2節中釐清。目前可確定的是，「未」甚至整個「沒有」義否定副詞都用以對完成體的否定，這點是一般的共識。

接下來除上述討論的「沒有VP」外，前人(如Mulder 1959, 楊聯陞 1971, 刑公畹 1983, 李佐豐 2004, 蘭碧仙 2011)都提及「未」另具有兩種用法：還沒有VP和從沒有VP，下列句(10)-(12)先與「沒有VP」併陳比較。結果顯示不同於句(10)僅客觀陳述對某事件的發生加以否定，句(11)的「還沒有VP」更強調「事件於某未來時點上仍有可能完成」，傾向傳達對事件未來發展的「假設」。至於句(12)則強調「事件於某時間段內都沒發生」，傾向表示對事件發生「經驗」的否定。然而，過往卻未見對以上三種語義之間的連結關係進行系統性討論；另外如何把這三種語義放在時體系統加以詮釋，也有待探索。對此本文以為這背後涉及語言使用者的後設分析(meta-analysis)，將於下第2.2節中由認知(cognitive)角度提出整體性的理解。

### 沒有VP

(10) 且：入來便入來，乞阮驚一頭冷汗都滴汗都滴。

占：許是啞娘風流汗未乾。(嘉靖 29.118)

<sup>10</sup> 對於 Perfect aspect 的翻譯，張玉金(2006)原文寫作「實現體」，稍後的梅廣(2015)則譯作「合成完成體」。本文為求行文一致性，統一做「完成體」。另據張玉金(2006)所述，該文指的完成體也是用來否定現在時標記「了」。至於何以「未」在這裡可同時否定過去和現在兩個時制，這可能是該作者另須回答的問題。

tuann<sup>3</sup> lip<sup>8</sup> lai<sup>5</sup> pen<sup>7</sup> lip<sup>8</sup> lai<sup>5</sup> khít<sup>8</sup> gun<sup>2</sup> kiann<sup>1</sup> tsít<sup>4</sup> thou<sup>5</sup> ling<sup>2</sup>  
 旦 人 來 便 人 來 讓 我們 嚇 一 頭 冷  
 kuann<sup>7</sup> tloh<sup>4</sup> tit<sup>4</sup>  
 汗 都 滴

‘旦：進來就進來，讓我嚇出一頭冷汗。’

tsiam<sup>3</sup> he<sup>1</sup> si<sup>7</sup> a<sup>1</sup> niunn<sup>5</sup> hong<sup>1</sup> lau<sup>5</sup> kuann<sup>7</sup> ber<sup>7</sup> ta<sup>1</sup>  
 占 那 是 DIM 娘 風 流 汗 未 乾  
 ‘占：那是阿娘流汗沒乾’

#### 還沒有 VP (強調「假設」)

(11) 姻緣都未就,就卜棄舊迎新。(順治 15.587)

in<sup>1</sup> ian<sup>5</sup> tloh<sup>4</sup> ber<sup>7</sup> tsiu<sup>7</sup> tloh<sup>4</sup> beh<sup>4</sup> khi<sup>3</sup> ku<sup>7</sup> ing<sup>5</sup> sin<sup>1</sup>  
 姻 緣 都 未 成 就 要 棄 舊 迎 新  
 ‘姻緣都還沒完成，就要棄舊迎新。’

#### 從沒有 VP (強調「經驗」)

(12) 阿娘,天生你才貌嬌姿,那是寶窗選擇東床未有。<sup>11</sup> (萬曆 2.013)

a<sup>1</sup> niunn<sup>5</sup> ten<sup>1</sup> sing<sup>1</sup> li<sup>2</sup> tsai<sup>5</sup> mo<sup>7</sup> kiau<sup>1</sup> tsu<sup>1</sup> he<sup>1</sup>  
 DIM 娘 天 生 你 才 貌 嬌 姿 那  
 si<sup>7</sup> po<sup>2</sup> tshong<sup>1</sup> suan<sup>2</sup> tieh<sup>4</sup> tong<sup>1</sup> tshng<sup>5</sup> ber<sup>7</sup> u<sup>7</sup>  
 是 寶 窗 選 擇 東 床 未 有  
 ‘阿娘，你天生才貌嬌姿，那是從東床選婿以來從沒有的。’

過往(如：張亞如 1999, 李佐豐 2004 等)也曾對「未」的鄰接動詞提出限制，須帶有[+動態可變性]與[+時間性]等特徵(feature)。前人主要是以北方方言為觀察基礎，能否適用於閩南方言則有待於 3.1 節考察。另者「未」也可能出現在動詞組之後(即句末的「VP 未」)，傳達「是否已經 VP?」的功能(如句 13-14)，若由其功能來看，「未」在這裡相當於「疑問助詞」(interrogative particle, 下簡做「PRT」)。這部分魏培泉(2007)雖曾討論過「VP-Neg PRT」，但主要重心放在「VP 不」和「VP 無」的形成，是以對「VP 未」如何取得疑問[+wh]特徵的可能方式將於下 3.2 節討論。

<sup>11</sup> 這裡是引晉代王羲之「東床快婿」的典故。強調從是時至今(明萬曆)從沒有見過。該典故雖是談王羲之，但選婿的郗鑒之女郗璿亦相當美麗，這裡便是將五娘比做郗璿。

(13) 三爹只處姻緣，可成就未？（嘉靖 25.160）

sann<sup>1</sup> tia<sup>1</sup> tsit<sup>4</sup> tshu<sup>2</sup> im<sup>1</sup> ian<sup>5</sup> kho<sup>2</sup> sing<sup>5</sup> tsiu<sup>7</sup> ber<sup>7</sup>  
 三 爹 這 處 姻 緣 可 成 就 未  
 ‘三爹這裡的姻緣成就了沒？’

(14) 你去到值處，見恁官人面未？（萬曆 45.017）

li<sup>2</sup> khi<sup>3</sup> kau<sup>7</sup> ti<sup>7</sup> tshu<sup>2</sup> kinn<sup>7</sup> lin<sup>2</sup> kuann<sup>1</sup> lang<sup>5</sup> bin<sup>7</sup> ber<sup>7</sup>  
 你 去 到 那 處 見 你 們 官 人 面 未  
 ‘你去到那裡，見到你們官人了沒？’

(15) 不免聽看來未？（光緒 20.012）

pu<sup>2</sup> bian<sup>2</sup> thiann<sup>1</sup> khuann<sup>3</sup> lai<sup>5</sup> ber<sup>7</sup>  
 不 免 聽 看 來 未  
 ‘不免聽看看來了沒？’

最後，「未」在《荔鏡記》中還常出現在「Neg+經驗體標記(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結構，<sup>12</sup>包含「未曾」、「未曾未」與「未識」等。另者也可發現「不曾」一詞，比例上與「未曾」分佔前二位。當時各詞在用法部分也常有重疊的情況，但到現代閩南語中則顯得較單純，除只剩「未曾」、「未曾未」和「毋識」外，各詞也呈現分用狀態(參第4節)。對此前人(如：王力 1958，蔣紹愚 1994，鄭再發 1966，蔣冀騁 1990, 1991, 1997)曾提到近代漢語之於漢語語法的發展十分重要，無論在音韻、詞彙甚至語法上皆占有承先啟後的地位，<sup>13</sup>作為語法範疇的一環，本文討論的否定副詞自然也不例外。關於這點由植田均(1993)與楊榮祥(1999)的研究皆可發現，近代漢語的否定副詞常有分工不明(相較於現代漢語)，甚至增生許多近義的新成員(相較於上古與中古漢語)，並且新舊成員間互有競爭，其結果也影響了現代漢語的格局。楊榮祥(1999)曾對「Neg+經驗體標記」整體發展大勢提出討論。

歷時語料顯示「未嘗」是「Neg+經驗體標記」結構中最早的成員，於《論

<sup>12</sup> 關於經驗體標記用法可參考魏培泉(2015)與Lien(2015b)，有較詳盡的討論。

<sup>13</sup> 關於近代漢語的研究概況可參考蔣紹愚(1994)、蔣冀騁(1990)、吳福祥(1997)。



語》時便已有之；<sup>14</sup>「未曾」則於《墨子》便有用例；<sup>15</sup>「不曾」約在六朝出現；晚至《金瓶梅》更出現「沒曾」。字面結構顯示主要傳達對曾經發生的否定（張玉金 2013），即強調「經驗」。對於此間演變關係，楊榮祥（1999）認為由於「未」的[+時間性]特徵與「曾」重複而冗餘，才由單純否定的「不」入替。然而，本文以為這樣的說法可能有兩點待解釋之處。首先，這無法解釋為何更後期的「沒<sub>[+時間性]</sub>」也得以進入格式；再者，綜參可進入「Neg」位置的否定詞，[+時間性]或許才是促使「未」能成為該結構首員的動因（motivation）。爾後《荔鏡記》中甚至還出現「未識」的形式，而「未曾」則出現「預期」用法以及句（16）「未曾未」的強化（reinforcement）形式。以上所論在在顯示[+時間性]特徵對「Neg+經驗體標記」應非阻力，否則不應有進一步發展。因此如何由後世發展詮釋否定副詞在本結構的競爭？以及《荔鏡記》和同期的北方文獻比，反映的語言狀況有何不同？對現代閩南語的格局有何影響？本文將於第 4 節討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過往辭書對「未曾」的語義解讀有很大的不同。如下表一顯示以《現代漢語八百詞》為主的北方官話系統中，「未曾」主要強調「經驗」。這比較接近該詞字面組成成分的語義，也是一般文獻使用的語義。但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未曾」則強調「預期」義，似乎忽略了經驗體標誌「曾」的功能。事實上這樣的狀況在《荔鏡記》中已存在，甚至還出現句（16）的強化形式「未曾未」，同時該文本中「未曾」也存在表「經驗」的用法，如句（17）。對於以上分歧背後的因由，本文認為應來自詞彙間的競爭所致，這部份也將於第 4 節一併探討。

<sup>14</sup> 若根據語料庫的查詢結果，《周易·繫辭》、《禮記》《春秋穀梁》與《春秋左傳》也可見「未嘗」的用例。但若由成書年代來看，十翼之一的《周易·繫辭》屬後人釋文，約成書於戰國時期，應不早於《論語》。《禮記》成書自春秋末和戰國初年，約同《論語》。《春秋》雖相傳成於孔子，但《穀梁/左傳》皆屬後人釋注，年代可能也不早於《論語》。綜上言之，本文雖暫以《論語》用例為代表，但其餘文獻也同樣具有輔證之用。

<sup>15</sup> 本文初稿一度將《史記》做為「未曾」的最早文獻用例，經匿名評審之一提醒，《墨子》中已有用例。在此非常感謝評審的細心與用心，並已從善如流做了修正。

表一 「未曾」於國閩語用法比較

	未曾
現代漢語八百詞	表示從前沒有過某些行為或情況。
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尚未、還沒

(16) 賤婢，未曾未卜共人討謝禮。(道光 32.059)

tsian<sup>3</sup> pi<sup>2</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ber<sup>7</sup> beh<sup>4</sup> kang<sup>7</sup> lang<sup>5</sup> thoo<sup>2</sup> sia<sup>7</sup> le<sup>2</sup>  
 賤 婢 未 曾 未 要 跟 人 討 謝 禮  
 ‘賤婢，還沒(成)就要跟人家討謝禮。’

(17) 你是值厝井仔，老的未曾相會。(道光 8.010)

li<sup>2</sup> si<sup>7</sup> ti<sup>7</sup> tshu<sup>3</sup> kiann<sup>2</sup> a<sup>2</sup> lau<sup>7</sup> e<sup>5</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siong<sup>1</sup> huei<sup>7</sup>  
 你 是 哪 家 孩 DIM 老 的 未 曾 相 會  
 ‘你是哪家的孩子，老的未曾見過。’

本文在語料引徵上分三部份。(1) 現代臺閩語部份，以「臺灣民間故事集」(下簡稱「故事集」，年代跨幅由 1993-2003) 以及「閩南語電視劇」(包括大愛電視臺的「四重奏」、「酒斫通賣無」等) 語料為基礎為主；(2) 早期臺閩語，包括明清閩南戲文《荔鏡記/荔枝記》(最早的「嘉靖本」約刊於 A.D.1522-1566 間，最晚的「光緒本」刊於 A.D. 1885)(詳細對照表見附錄 1) 以及日治時期警察教科書《語苑》(1908-1941)；(3) 古代非閩語文獻，挑選原則主要參考蔣紹愚(1994) 所定用「白話寫的文學作品」，包括《左傳》、《世說新語》、《兒女英雄傳》等。考察文獻超過 10 部，但為篇幅考量，無法一一枚舉〔詳細對照表見附錄 1，來源取自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和李明曉(2010)〕。出處標於每句之後，若遇前文已出現的句，為避免閱讀混亂，將重新標號。另外，為測試目地，本文可能自設用例，或對句進行修改，這部分已利用自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並向其他閩南語發音人確認合法度與適用性，自設用例則不標記出處。若為修改用例，以 a 小句為本句，其餘小句為修改句，出處則標於本句之後。文章架構首尾兩節分為前言和結語。第 2 節先討論「未」的時體概念提出相應模型(model)，再依此整合各次用法間的關係。第 3 節針對《荔鏡記》中「未」於不同分布位置(「VP 未」與「未 VP」) 的異同與連結關係提出解釋，同時考察得以擔任 VP 的可能成分。第 4 節則輔以歷時與現代方

言語料，討論「未」和「不」於「Neg+經驗體標記」格式的競爭與相關效應。

## 2. 「未」的時體概念和次用法

如第 1 節所述，Kennedy (1952) 是最早將否定詞「未」和時體概念進行連結的人，後人則更深入討論時制與動貌在此間的互動。但學者間對這部份的看法未呈一致，本文將於 2.1 節討論此間歧見，並試於前人基礎上提出適當詮釋模型。另者，過往多將「未」的三種次用法視為各自獨立，這部份將利用 2.1 節的模型於 2.2 節中對此三者加以連結，使之更具系統性。

### 2.1 「未」的時體概念

對於「未」所否定的對象，Kennedy (1952) 是最早提出用以否定完整體者。至於張玉金 (2006) 則首先結合「時制」和「動貌」概念考量「未」的時間表達概念，稍後梅廣 (2015) 也採類似方式，並將之稱為合成動貌。然而如表二所示，張梅所設立的內涵之間同異互見，相同之處在於兩人皆同意「未」與完成體有關聯的看法。然而，張玉金 (2006) 主張「未」同時否定完成體加過去時 (past)；梅廣 (2015) 則認為漢語不存在過去時，但存有和說話時間相關的句末「了」(下稱「了<sub>2</sub>」，方便與動詞後的「了<sub>1</sub>」區別)。同時梅也提出「了<sub>2</sub>」正是和「未」對舉的肯定句末，並以此確立「未」否定的是融合完整體與現在時 (present) 的完成體。這也顯示兩家對於完成體與時制的看法並不一致，接下來本文將針對這部份的歧見進行討論。

表二 前人對「未」的時間概念比較

	「未」的時間概念
張玉金	「過去時+完成體」
梅廣	「現在時+完整體」 (完成體)

在進一步討論上述議題前，有必要先對動貌與時制的差異進行界定。首先關於動貌的定義，Comrie (1976) 認為「動貌是一種語法範疇，表示事件的內部

時間結構，例如關於該動作的開始、持續、完成或重複等方面的情況，但不涉及該動作發生的時間。」大體上可分為「完整體」（是指將事件視為一個不加分解的整體，並從外部進行觀察其狀態）與「非完整體」（imperfective）（是指將事件結構加以分解，並由內部進行觀察其狀態）。其中後一類又可分成「持續體（continuous）」、「習慣體（habitual）」和「進行體（progressive）」和「非進行體（non-progressive）」等。另外看到時制的內涵。綜參前人（如：Li and Thompson 1980，林若望 2002，Lin 2003）看法，時制指的是情況發生的時間與談話時間的相對關係。戴耀晶（1997）更直接指出：

當人們觀察事件的具體時間構成（過去、現在）時，得到的是時意義。...時意義涉及到“過去、現在、將來”等含有指示表達性或索引表達性（deictic indexical expression）的具體時間；體的意義不具有時間上的指示性，體所涉及的時間是事件構成中含有的抽象時間。

綜上顯示動貌和時制理應分開視之，不可交混，但這點似未能由 Kennedy (1952) 的系統看出。如依表二來看，張玉金（2006）和梅廣（2015）在這點上的看法則較一致。接下來進一步看到完成體的標記成分與內涵。

對於完成體的標記成分，張玉金（2006）和梅廣（2015）皆指向如句（18）的句末助詞「矣（即「了<sub>2</sub>）」，並認為前一句的「未」便是用以否定標示完成體「了<sub>2</sub>」的成分。因此有必要對「了<sub>2</sub>」進行探究，藉以釐清完成體的內涵，這部份 Li and Thompson (1980: 217-252) 有較詳盡的討論。

(18) 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左傳·莊公十年》）

根據 Li and Thompson (1980: 217-252) 所述，「了<sub>2</sub>」的基本功用是暗示一種「與當前時間有關的事件狀態（currently relevant state）」，意即該成分出現的句子表示「句中的事件狀態與某特定時間有明顯的相關性。」如果句中沒有特別指示，那麼該時況通常指「現在」。若以此來看，該文對完成體的定義大致可對應到前述的完成體。梅廣（2015）提到完成體都有一個時間定點，通常是指

與現在相關的說話時間。但這裡的說話時間並非絕對性，而是類似 Klein (1994) 指的「話題時間」(topic time)，是一種由語境 (context) 引導的相對時間，約對應 Reichenbach (1947) 的「參考時間」(reference time)。至此可知梅廣 (2015) 指的「現在時」是一種相對時間概念，須以話題時間為參照。

接下來，回頭看到「過去時+完成體」中過去時的建立基礎。根據張玉金 (2006) 所述，「未」與「過去時」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和「已」的對用上。須先說明清楚，「未」雖是用以對已然事件的否定，但並非指涉未完成。相反的是指在已然狀態下，某事件並不存在。如句 (19) 所示，相對於「已租」的「未租」同樣都是在說話當下的已完成的現實狀況，這也符合完成體的概念。若以此視之，上述的過去時恐怕須做修正。如句 (20) 的「了<sub>2</sub>」是把發生在過去的「畢業」事件連結到說話當下，而不是為「畢業」特別安上絕對時。因此與之對舉的句 (21) 中，「未」也只是就現下狀況進行否定，不涉及絕對時制。同理可證句 (19) 的「未」應不具備絕對性的過去時概念。

(19) 已租者 (諸) 民，弗言，為匿田；未租，不論。(《睡虎地秦簡》)

(20) 今年夏天，他就已經畢業滿三年了<sub>2</sub>。

(21) 今年夏天，他畢業還未滿三年。

綜參以上所論顯示，梅廣 (2015) 的完成體較能說明「未」的時間概念，同時他也提出相應模型「E\_R, S」(Event time\_Refrence time, Speech time)，以之對應前文所述，該模型的內涵可如是理解。首先，E 為事件發生的時間軸，R 則是一個抽象的時間參考點，因此「E\_R」意指從事件時間軸較後端回頭確認事件處於完整體狀態，可對應上述的完整體概念。但由於 E 和 R 都不標示實際時間，是以須要話題時間為其設立時間定點，如上述「了<sub>2</sub>」的作用在於將某事件連結到說話當下。至於說話時間則是根據與話題時間同指的參考時間而定，梅廣 (2015) 認為由於漢語只有現在時，故兩者重疊，即「R, S」。是以「E\_R, S」便是「E\_R」與「R, S」的合成結果。最後本文於此基礎將「E」改為「-E」，即「-E\_R, S」，以符合「未」的核心概念「對某事件(「未」後接 VP) 的發生加以否定」。下文將進一步利用「-E\_R, S」模型，整合「未」的各種時間性次

用法：「沒有 VP」、「還沒有 VP」與「從沒有 VP」。

## 2.2 時體概念與次用法的連結

如第 1 節所述，「未」在過往討論（如 Mulder1959，楊聯陞 1971，刑公畹 1983，李佐豐 2004，蘭碧仙 2011）中共可尋得下列三種次用法。首先「從沒有 VP」強調「事件於某時間段內都沒發生」，傾向表示對事件發生「經驗」的否定，如句（22）-（23）。再者「還沒有 VP」強調「事件於某時段後仍有可能完成」，傾向傳達對事件未來發展的「假設」（assumption），如句（24）-（25）。最後「沒有 VP」則最接近「未」的核心概念「對某事件的發生加以否定」，如句（26）-（27）。無論強調「經驗」或「假設」背後都涉及使用者的後設分析，若由認知角度來看，這兩者都和詮釋者（interpreter）的主觀性（subjectivity）有關，屬傾向性較強的顯性用法。至於最接近核心概念的「沒有 VP」雖比較客觀，但須在顯性用法較弱時才得以顯現，以上分辨取決於語境提供的時間訊息。接下來將由上述觀點依次整合各次用法。

### 從沒有 VP（強調「經驗」）

(22) 亞娘，自你出來，都未有真心話共我說。（道光 27.119）

a<sup>1</sup> niunn<sup>5</sup> tsu<sup>7</sup> li<sup>2</sup> tshut<sup>8</sup> lai<sup>5</sup> long<sup>1</sup> ber<sup>7</sup> u<sup>7</sup> tsim<sup>1</sup> sim<sup>1</sup> ue<sup>7</sup>  
 DIM 娘 自 你 出 來 都 未 有 真 心 話  
 kang<sup>7</sup> gua<sup>2</sup> seh<sup>4</sup>  
 和 我 說

‘阿娘，從你出來，都沒有話跟我說。’

(23) 我拙歲，未識乞人叫十公。（道光 19.215）

gua<sup>2</sup> tsua<sup>5</sup> he<sup>3</sup> ber<sup>7</sup> bat<sup>4</sup> khih<sup>4</sup> lang<sup>5</sup> kio<sup>3</sup> tsap<sup>8</sup> kong<sup>1</sup>  
 我 那麼 歲 未 識 給 人 叫 十 公

‘我那麼多歲了，未曾讓人叫十公過’

### 還沒有 VP（強調「假設」）

(24) 人說未出嫁的查某仔笑去。嘴開，明旦嫁了無人賞。（道光 18.080）

lang<sup>5</sup> se<sup>7</sup> ber<sup>7</sup> tshut<sup>8</sup> ke<sup>7</sup> e<sup>21</sup> tsa<sup>1</sup> bo<sup>2</sup> kiann<sup>21</sup> tshio<sup>7</sup> khi<sup>7</sup>  
 人 說 未 出 嫁 的 女 孩 子 笑 去  
 tshui<sup>3</sup> khui<sup>1</sup> ming<sup>5</sup> tan<sup>7</sup> ke<sup>7</sup> liau<sup>2</sup> bo<sup>5</sup> lang<sup>5</sup> ti<sup>1</sup>  
 嘴 開 明 旦 嫁 了 沒 人 要

‘人說還沒出嫁的女孩子張嘴大笑，明天嫁了沒人要。’

- (25) 阿公收租未轉。(萬曆 34.045)  
 a<sup>1</sup> kong<sup>1</sup> siu<sup>1</sup> tso<sup>1</sup> iah<sup>8</sup> ber<sup>7</sup> tng<sup>2</sup>  
 DIM 公 收 租 抑 未 轉  
 ‘阿公收租還沒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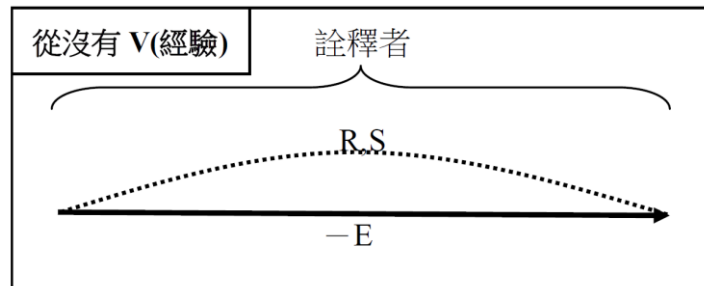
**沒有 VP**

- (26) 旦：後門啞公釘了。爭：未釘。(順治 11.481)  
 tuann<sup>3</sup> au<sup>7</sup> mng<sup>5</sup> a<sup>1</sup> kong<sup>1</sup> ting<sup>3</sup> liau<sup>21</sup>  
 旦 後 門 DIM 公 釘 ASP  
 ‘旦：後門阿公釘（住）了。’  
 tsing<sup>7</sup> ber<sup>7</sup> ting<sup>3</sup>  
 爭 未 釘  
 ‘爭：沒釘。’

- (27) 生：...是伊無細膩打破，卜來累小人。貼：未過阮手，是你打破。  
 (道光 19.120)  
 sing<sup>1</sup> si<sup>7</sup> i<sup>7</sup> bo<sup>5</sup> se<sup>3</sup> li<sup>7</sup> phah<sup>4</sup> phua<sup>3</sup> beh<sup>4</sup> lai<sup>5</sup> lui<sup>7</sup> sio<sup>2</sup> ling<sup>5</sup>  
 生 是 他 無 小 心 打 破 要 來 累 DIM 人  
 ‘生：...是你不小心打破，還想賴給小人’  
 tiap<sup>4</sup> ber<sup>7</sup> ge<sup>3</sup> gun<sup>2</sup> tshiu<sup>2</sup> si<sup>7</sup> li<sup>2</sup> phah<sup>4</sup> phua<sup>3</sup>  
 貼 未 過 我 們 手 是 你 打 破  
 ‘貼：沒過到我的手，是你打破的。’

首先看到「從沒有 VP」，儘管本用法意在強調「事件於某時間段內都沒發生」，傾向表示對事件發生經驗的否定。然而若從否定完成體的角度來看，句(22) - (23) 仍是用以對某時間點上某事件（如「(你)有真心話共我說」或「乞人叫十公」）的發生加以否定。至於涉及「時間段」(duration)的經驗用法則來自語境中具備相關訊息，才致使詮釋者做出額外的理解。這都與詮釋者的主觀認知有關，以句(22)來說，主要是受到時間段訊息（「自你出來」）與全稱量化副詞(adverb of universal quantifier)「都」影響所致；句(23)則致使於經驗體標記「識」的催化，因這類標記原本就帶有時間段概念於其中。若由 2.1 節的完成體模型「-E\_R, S」來看，由語境引導的時間段話題時間可視作參考時間依據，下圖一是符合經驗概念的認知基模(schema)。圖中參考時間「R」先與

說話時間「S」合成，同時以時間點構成的時間段形式橫跨整個事件時間軸，<sup>16</sup> 傳達在此時間範圍之內的任一時間點上，某事件都沒有發生。而這一切都來自詮釋者由全知者（omniscience）視角，對整體句子做的後設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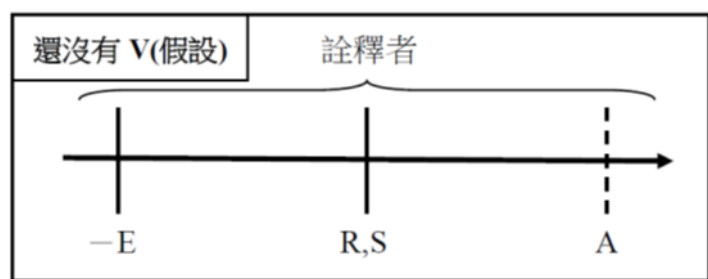
圖一 「未」表「從沒有 V」的認知基模

接下來看到「還沒有 VP」，本用法主要強調「事件於某未來時點上仍有可能完成」，傾向傳達對事件未來發展的「假設」。但同樣由否定完成體的角度而論，句(24)-(25)也是傳達對某時間點上某事件（如「出嫁」或「轉(來)」）的發生加以否定。至於何以能進一步預測該事件將於某未來時點上仍能完成，則來自詮釋者基於一般經驗所做的假設，同樣是主觀認知運作下的結果。儘管句(24)的主角（查某仔）在說話當下並沒有結婚，但基於一般對「女大當嫁」的認知，詮釋者進而做出「現在還沒，但將來會出嫁」的假設。句(25)同樣是基於一般對「回家」的認知，雖然在說話當下主角（阿公）並沒有回來，但詮釋者仍做出「現在還沒，但將來會回來」的假設。以「-E\_R,S」模型來看，由語境引導未來時點可視作參考時間依據，進一步將上述模型進行調整。下圖二是符合假設概念的認知基模，圖中參考時間「R」先與說話時間「S」合成。同時以時間點形式呈現於時間軸較後的位置，以確認所否定事件「-E」處於完成體狀態。至於假設事件將在未來發生的假設點「A (ssumption)」則採虛線

<sup>16</sup> 須說明的是，圖一中的「R, S」雖看似以時間段形式呈現，但實際應理解為「在此跨軸中的任意時間點」。事實上時間的流動本就是以各個時間點積累而成，反之也可從時間段中任意抽出時間點加以審視。綜此而言，這也是該圖的弧狀線何以用點狀線，而非實線表現的原因。關於以上的概念，是經匿名評審之一提醒所做的修正，在此一併感謝該評審的建議使本文表述更加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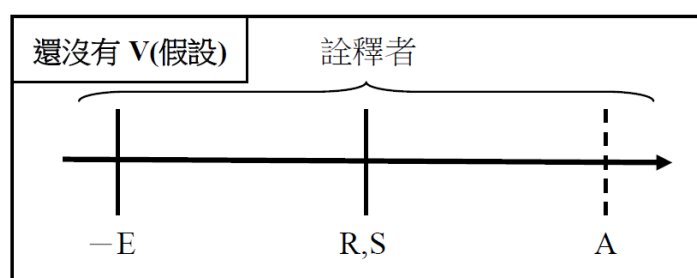


形式，以和現實中的完成體（實線）區別，這一切同樣來自詮釋者由全知者視角對整體句子做的後設分析。



圖二 「未」表「還沒有 V」的認知基模

接下來看到「沒有 V」，不同於前述兩種主觀性用法，「未」在這裡僅由客觀現實進行否定，不含其他主觀詮釋。是以也與上述否定完成體的核心概念最接近，僅用以傳達「對某事件的發生加以否定」語義，以句(26)-(27)來看。首先句中前一分句所含的句末助詞「了<sub>2</sub>」，將話題時間指向現在時並加諸於完整體上，這確定了「死」和「折」皆為已完成事件，也限制為該事件假設一個未來終點的可能。另者由於句中不涉及其他時段訊息，也無法產生否定經驗的理解，是以在不易讀取出主觀用法情況下，僅能作客觀性理解。自然也不存在詮釋者的後設分析。因而下圖三可在此環境下，直接以「-E\_R, S」模型作為認知基模依據，圖中參考時間「R」先與說話時間「S」連結後，直接採時間點形式呈現於時間軸較後的位置，以確認所否定事件處於完成體狀態。同時因「沒有 V」不涉及詮釋者的主觀性，故圖中不另設詮釋者一角。



圖三 「未」表「沒有 V」的認知基模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未」的各種次用法皆來自其核心概念。其中前兩項主觀用法何以較容易為使用者所感知，本文認為主要與認知科學中的「主題凸顯」(Lakoff and Johnson 1980) 有關。<sup>17</sup>根據認知科學的觀點，人類在進行概念映射(mapping)時採取不同的角度攝取，然後根據當下所強調點，刻意將之突顯並隱藏其他角度。但這不代表其他角度不存在，而是受聚焦點不同因此呈現隱性狀態，至於被凸顯的一方則成為顯性狀態。如此可解釋何以主觀程度較低的「沒有 V」，須在其他兩個用法偏弱時才得以顯現。對此本文將「沒有 V」視為「未」的隱性用法，而「從沒有 V (經驗)」和「還沒有 V (假設)」因較易感知則視作顯性用法。

這裡須強調的一點，本文認為無論「從沒有 V (經驗)」和「還沒有 V (假設)」皆是受到語境影響進而加入使用者自身的主觀詮釋。由此來看，這兩個用法並不應視為「未」的詞彙義，真正的詞彙義應該只有「沒有 V」一項。較適當的理解是將上述的顯性用法看做一種由外在所賦予的臨時語義，<sup>18</sup>隱性用法才是「未」所本有的核心語義。惟當下語境影響，使外加的臨時語義較內含的核心語義更易為使用者所攫取，因而得以優先投射出來。下表三是本文針對「未」的顯性與隱性用法，整理出的誘發因素。

表三 「未」各次用法的誘發語境

	感知度	誘發因素
「從沒有 VP」 強調經驗	顯性	1. 包含時間段訊息 2. 或全稱量化副詞 3. 或經驗體標記
「還沒有 VP」 強調假設		由語境引導未來時點作參考時間依據 (來自詮釋者基於一般經驗所做的假設)
「沒有 VP」	隱性	除上述兩類之外的其他語境

<sup>17</sup> 「主題凸顯」的概念原是用以詮釋隱喻(metaphor)時所用。本文認為該核心精神也是用於詮釋「未」的顯性與隱性用法的運作關係。相關概念可進一步參考 Lakoff and Johnson (1980)，內有更詳細的討論。

<sup>18</sup> 臨時語義約可對應 Traugott (1999) 提出的「話語表徵意義」(utterance-token-meaning)，仍是語義的一種，只是不屬於「標碼意義」(code meaning)。若依此來看，應不違反主題凸顯的精神。

除上述針對時體概念的討論外，「未」的分布位置大致可分為「未 VP」和「VP 未<sub>PRT</sub>」兩種。下節本文將討論 VP 的屬性，以及「未」如何取得[+wh]特徵成為疑問助詞。

### 3. 「未 VP」與「VP 未」

關於「未」的分布位置，大致分為「未 VP」：用作否定完成體以及「VP 未」：用做疑問助詞。過往研究（張亞如 1999，李佐豐 2004）主要討論鄰接「未」的 VP 屬性限制，下 3.1 節將藉《荔鏡記》對這部份進行考察驗證。至於「VP 未」何以能傳達「是否已經 VP？」的功能，則涉及「未」如何取得疑問[+wh]特徵的可能方式，這點將於下 3.2 節討論。

#### 3.1 「未 VP」的限制與其時體概念的呈現

張亞如（1999）與李佐豐（2004）等認為「未」對後接動詞具有選擇性，綜合他們提出的限制中，動詞須包含[+時間性]與[+動態可變性]等特徵。以上特徵牽涉到動詞情狀的分類，對此 Vendler (1967) 曾有相關論述。如表四顯示在 Vendler (1967) 的系統中，動詞的情狀大致可依「靜態性」(stative)、「持續性」(durative) 與「終點性」(telic) 分成四類：<sup>19</sup>「活動」(activities)、「靜態」(states)、「完結」(accomplishments) 與「瞬成」(achievements)。

表四 Vendler (1967) 動詞分類表

	靜態性	持續性	終點性	用例
活動	—	+	—	說
靜態	+	+	—	有
完結	—	+	+	收
瞬成	—	—	+	死

<sup>19</sup> 儘管張亞如（1999）和李佐豐（2004）皆提到「持續性」的概念，但從他們的描述來看，其所主張的「持續性」較接近張玉金（2013）所提的「過去時」的概念。張、李兩人對「持續」的定義是「‘未’表動態否定，具有時間性，對過去至現在表示否定」。若依此來看，這兩位學者主張的「持續性」，在指涉內涵上和 Vendler (1967) 不同。

若將上表的分類對應到上述「未」的動詞限制特徵，大致可有下列幾點理解。其中第(3)點主要是指「對某事件的發生加以否定」，這部份涉及整體「沒有」義否定詞的核心定義，並已在第2節進行過討論。下列便針對前兩點進行考察其於《荔鏡記》中的有效性。

1. [+持續性]必須能排除[-持續性]的「瞬成動詞」。
2. [+動態可變性]必須能排除[+靜態性]的「靜態動詞」。
3. [+時間性]是指否定的對象是否為完成體。

首先看到「未」的後接動詞在[±持續性]特徵的分布。結果如句(28)-(31)顯示，「未」在《荔鏡記》中可發現後接[-持續性]動詞的用例，<sup>20</sup>其b小句的主要動詞皆無法受進行體標記(Progressive Aspect Marker)「佇咧(正在)」修飾。除此之外，「未」也可後接[+持續性]動詞，如句(32)。<sup>21</sup>

- (28) a. 三爹亞，既姻緣未成就，共安童返去。(道光 25.071)
- |                   |                   |                   |                  |                 |                  |                  |                   |                   |                   |
|-------------------|-------------------|-------------------|------------------|-----------------|------------------|------------------|-------------------|-------------------|-------------------|
| sann <sup>1</sup> | tia <sup>1</sup>  | ah <sup>4</sup>   | ki <sup>3</sup>  | im <sup>1</sup> | ian <sup>5</sup> | ber <sup>7</sup> | sing <sup>5</sup> | tsiu <sup>7</sup> | kang <sup>7</sup> |
| 三                 | 爹                 | PRT               | 既                | 姻               | 緣                | 未                | 成                 | 就                 | 和                 |
| an <sup>1</sup>   | tong <sup>5</sup> | huan <sup>3</sup> | khi <sup>7</sup> |                 |                  |                  |                   |                   |                   |
| 安                 | 童                 | 返                 | 去                |                 |                  |                  |                   |                   |                   |
- ‘三爹呀，既然姻緣沒有成功，跟安童回去。’

<sup>20</sup> 若以「瞬成性」而言，「成就」和「(約)滿」的成立，在達至滿足點尚存有一段進行過程。這部分雖和「折」與「死」看似不大相同，但本文仍認為有將之歸做同類的基礎。畢竟就「未」傳達的「時間性」概念而言，前兩種行為成立與否的認定，仍是以「某預設滿足點」達標的瞬間為主。意即當「成就」或「(約)滿」的瞬間，該行為便立刻由「尚未」轉做「已經」。若依此來看這跟「死」和「折」實際上並無不同，皆強調行為達成時間點的瞬成性。另者，瞬成動詞的認定標準之一便是無法搭配進行體標記。若依此來看，無論是「成就/(約)滿」或「死/折」皆合乎這項標準，如「正在\*成就\*/(約)滿\*/死\*/折」。因此本文仍將「成就」和「(約)滿」歸入瞬成動詞。

<sup>21</sup> 須說明的是，句(32)的「食」雖是[+持續性]動詞，但並未與「-E\_R,S」所強調時間點而非時間段的概念相抵觸。本文以為「食」在這裡強調的是一個完整事件，而不是強調行為的持續性。因此只要這個事件被觸發，便算已發生，而「未」便是否定該發生時間點的存在。至於這個事件所指行為是否持續發生，便已非「未」所作用的範圍。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未」可後接[+持續性]動詞，但因為強調時間點的概念，所以[-持續性]動詞仍傾向占多數。

b. \*佇咧成就。

ti<sup>7</sup> leh<sup>4</sup> sing<sup>5</sup> tsiu<sup>7</sup>  
正 在 成就

(29) a. 你工僱未滿。(順治 14.054)

li<sup>2</sup> kang<sup>1</sup> koo<sup>3</sup> ber<sup>7</sup> muann<sup>2</sup>  
你 工 僱 未 滿  
‘你的工期還沒僱滿。’

b. \*佇咧滿。

ti<sup>7</sup> leh<sup>4</sup> muann<sup>2</sup>  
正 在 滿

(30) a. 占：啞公呵，伊鏡都未過簡手，做俚說是我打破？(順治 9.449)

tsiam<sup>3</sup> a<sup>1</sup> kong<sup>1</sup> ah<sup>4</sup> i<sup>7</sup> kiann<sup>3</sup> tloh<sup>4</sup> ber<sup>7</sup> ke<sup>3</sup> kan<sup>2</sup> tshiu<sup>2</sup>  
占 DIM 公 PRT 他 鏡 都 未 過 婢 手  
tsue<sup>3</sup> tsan<sup>2</sup> se<sup>3</sup> si<sup>7</sup> gua<sup>2</sup> phah<sup>4</sup> phua<sup>3</sup>  
做 怎 說 是 我 打 破  
‘占：阿公啊，他鏡子都沒過到奴婢的手中，怎麼說是我打破？’

b. \*佇咧破。

ti<sup>7</sup> leh<sup>4</sup> phua<sup>3</sup>  
正 在 破

(31) a. (旦打淨)淨：著勞著勞。旦：斬頭，都未著，乜著？(道光 22.227)

tsing<sup>3</sup> tloh<sup>4</sup> lo<sup>21</sup> tloh<sup>4</sup> lo<sup>21</sup>  
淨 著 ASP 著 ASP

‘淨：打到了打到了。’

tuann<sup>3</sup> tsam<sup>2</sup> thau<sup>5</sup> tloh<sup>4</sup> ber<sup>7</sup> tloh<sup>4</sup> mih<sup>8</sup> tloh<sup>4</sup>  
旦 斬 頭 就 沒 著 什麼 著

‘旦：斬頭，就沒打到，哪有打到？’

b. \*佇咧著。

ti<sup>7</sup> leh<sup>4</sup> tloh<sup>4</sup>  
正 在 著

(32) a. 我早起都未食。(嘉靖 22.371)

gua<sup>2</sup> tsai<sup>1</sup> khi<sup>2</sup> to<sup>1</sup> ber<sup>7</sup> tsiah<sup>4</sup>  
我 早 起 都 未 食

‘我早上都沒有吃。’

- b. 佇咧食。  
 ti<sup>7</sup> leh<sup>4</sup> tsiah<sup>4</sup>  
 正 在 食  
 ‘正在吃。’

若進一步查探[+持續性]與[-持續性]的分布比重，分別是 89.9%(569/633) 和 10.1%(64/633)。後者比例僅占到 10%，該結果表示[+持續性]仍發生一定程度的效應。綜上考察可知[+持續性]並非完全不需考慮，但也不應視為一種絕對性的限制。對此若將之視為「未」在選擇後接動詞時的一種傾向性 (tendency)，會比較符合實際語言狀況。

接下來看到「未」後動詞於[±靜態性]特徵的分布，結果如下。句(33)-(37)顯示「未」在《荔鏡記》中也可發現後接[+靜態性]動詞的用例，<sup>22</sup>且同樣具相當程度的多元化。包括存在動詞(existence verb)、形容詞、感知動詞(verb of perception)、心理動詞(psych verb)和系動詞(copular verb)。若一樣對[+靜態性]與[-靜態性]的分布比重進行探查，分別是 42.5%(269/633) 和 57.5%(364/633)，前者超過 40%的情況顯然非「傾向性」可帶過。本文特此另行考察同時期的文本(包含《金花女》、《蘇六娘》和《同窗琴書記》)，以確認這樣的情形是否為《荔鏡記》所獨有。考察結果顯示，[+靜態性]動詞在其他文本中占了 32.6%(29/89)，比例上約莫近 1/3。綜合來看，除無法以傾向性理解外，恐怕也已經不是文本效應可以解釋，本文以為應將「未」的後接動詞視為同時具有[±靜態性]雙重特徵。

- (33) 生：牽娘裙來拭面，想也未有大罪過。(嘉靖 22.216)  
 sing<sup>1</sup> khan<sup>1</sup> niunn<sup>5</sup> kun<sup>5</sup> lai<sup>5</sup> tshit<sup>4</sup> bin<sup>7</sup> siunn<sup>7</sup> ia<sup>7</sup> ber<sup>7</sup> u<sup>7</sup> tua<sup>7</sup>  
 生 牽 娘 裙 來 擦 臉 想 也 未 有 大  
 tsue<sup>7</sup> ko<sup>3</sup>  
 罪 過  
 ‘生：牽娘的裙子來擦臉，想來也沒有大罪過’

<sup>22</sup> 或許有人會將後接「靜態動詞」的「未」都視為「不」。但若細究句(33)-(40)的情況，仍可把「未」視為對完成體的否定。是以本文仍將這類動詞納入討論。

- (34) 莫管小人富未富,貴有貴。(順治 3.010)  
 bok<sup>8</sup> kuan<sup>2</sup> sio<sup>2</sup> lin<sup>5</sup> hu<sup>3</sup> ber<sup>7</sup> hu<sup>3</sup> kui<sup>3</sup> bo<sup>5</sup> kui<sup>3</sup>  
 莫 管 小 人 富 未 富 貴 無 貴  
 ‘莫管小人富還沒富,貴沒有貴’
- (35) 未知值日返鄉里。(嘉靖 2.068)  
 ber<sup>7</sup> tsai<sup>1</sup> tit<sup>8</sup> lit<sup>8</sup> huan<sup>3</sup> hiong<sup>1</sup> li<sup>3</sup>  
 未 知 那 日 返 鄉 里  
 ‘還沒知道哪一日返回鄉里。’
- (36) 人未惜汝痛汝。(光緒 27.102)  
 lang<sup>5</sup> ber<sup>7</sup> sioh<sup>4</sup> li<sup>2</sup> tiann<sup>3</sup> li<sup>2</sup>  
 人 未 惜 你 疼 你  
 ‘人沒有惜你疼你。’
- (37) 啞娘,看伊未是磨鏡客。(嘉靖 19.093)  
 a<sup>1</sup> niunn<sup>5</sup> khuann<sup>3</sup> i<sup>1</sup> ber<sup>7</sup> si<sup>7</sup> bua<sup>5</sup> kiann<sup>3</sup> kheh<sup>4</sup>  
 DIM 娘 看 他 未 是 磨 鏡 客  
 ‘阿娘,看他不是磨鏡客。’

本文以為上述考察結果並非無法解釋,反而更可證實「未」應視為「沒有VP」的看法。過往提出的「動態可變性」,其實是建立在強調「還沒有V」的基礎上。<sup>23</sup>由於詮釋者將視角放在未來,因而會認為「未知」也是可變化的,但卻得出和一般語法歸類不同的結論。若只單純將這類動詞一律理解為「當下這個事件沒有發生」,不多做其他主觀詮釋,反而更能符合語法的普遍原則。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獻中「未」所後接的情態動詞(modal verb)僅見兩類:「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如句(38)和「義務情態」(deontic

<sup>23</sup> 張亞如(1999)認為,「未」的動態性是建立在「對將來表示願望或可能,強調動作行為的可變性,這使得‘未’對謂語具有選擇性:必須具有時間性、動態可變性。」以上顯示該文對「未」的看法較接近「還沒有V」,即現在沒有發生,但未來會發生。從「未發生→已發生」確實經過了變化,也使「未」之後的[+靜態性]動詞產生動態的理解。然而,如本文所述這其實是來自後設詮釋,現實上僅對「某事件的發生加以否定」。如此分析的好處有二:(1)可解釋何以「未」之後同時具有[+靜態性]兩類動詞,是因為皆可理解為「在某時間點上該事件沒有發生」,(2)能夠使[+靜態性]動詞,如「知」,更符合一般分類。

modality)，如句(39) - (40)。至於「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的用例則未發現，這似乎頗符合[-靜態性]的論點。由於前兩種情態動詞通常後接[-靜態性]動詞，而認知情態動詞則傾向[+靜態性](參忻愛莉 1999, 彭利貞 2007: 178-179 等)。關於這部分本文以為或許可適時將國語的情況列入參考，例如「他未必認知情態知道這件事」。綜此而言，上文的[±靜態性]特徵某程度上應是合理的。

- (38) 我想：陳三也未敢罵你。(嘉靖 14.148)  
 gua<sup>2</sup> siunn<sup>7</sup> tan<sup>5</sup> sann<sup>1</sup> ia<sup>7</sup> ber<sup>7</sup> kann<sup>2</sup> mann<sup>7</sup> li<sup>2</sup>  
 我 想 陳 三 也 未 敢 罵 你  
 ‘我想：陳三也不敢罵你。’
- (39) 屈指算來未使幾時。(道光 14.129)  
 khut<sup>4</sup> tsainn<sup>2</sup> sng<sup>3</sup> lai<sup>5</sup> ber<sup>7</sup> su<sup>2</sup> kui<sup>2</sup> si<sup>5</sup>  
 屈 指 算 來 未 需 幾 時  
 ‘屈指算來不需要多少時間。’
- (40) 一枝金簪送阮，甲阮放你走，未成。(道光 39.037)  
 tsit<sup>4</sup> ki<sup>1</sup> kim<sup>1</sup> tsiam<sup>1</sup> sang<sup>3</sup> gun<sup>2</sup> kah<sup>4</sup> gun<sup>2</sup> pang<sup>3</sup> li<sup>2</sup> tsau<sup>2</sup>  
 一 隻 金 簪 送 我 們 讓 我 們 放 你 走  
 ber<sup>7</sup> sing<sup>5</sup>  
 未 成  
 ‘一隻金簪送我，讓我放你走，不可以。’

如第 1 節所述，「未」在《荔鏡記》中除分布於動詞組之前(「未 VP」)，事實上也可出現在動詞組之後(「VP 未」)，功能上相當於疑問助詞。接下來將進一步討論「VP 未」的可能來源與形成方式。

### 3.2 「VP 未」的來源與形成

首先，《荔鏡記》中除「VP 未」(句 41-42)外，還可找到下列類似者「VP 不」(句 43)和「VP 無」(句 44)。魏培泉(2007)曾將後兩者視為疑問助詞(相當於「嗎」，且併稱「VP-Neg<sub>PRT</sub>」)並就其背後的形成路徑與動因有深入探索。同時該文也討論了前人幾個判別標準的適用性，並確定其中較適切者，<sup>24</sup>

<sup>24</sup> 雖然魏培泉(2007)的標準是在「VP 不」的基礎上提出，但在設立邏輯上仍具一定檢測能力。是以本文願從其賢。



該文雖對「VP 未」的地位與形成環境卻未深談，但若以之檢測「未」在動詞組後的身分。前兩點可分由句(41)-(42)確認，第3點則如句(42)中「生」的答句所示，至於第4點也因未在文獻中發現用例故成立。由此顯示「VP 未」也應可視為「VP-Neg<sub>PRT</sub>」的一員。

1. 句末「Neg<sub>PRT</sub>」和否定副詞或否定動詞可共現。
2. 句末「Neg<sub>PRT</sub>」和測度副詞共現。<sup>25</sup>
3. 可以用相當「是的」或「不是」的詞語回答。
4. 「VP-Neg<sub>PRT</sub>」之後不再有其他疑問助詞。

(41) 吩咐人安排筵席，共阮哥餞行。未知便未？（道光 1.006）

hun<sup>1</sup> hu<sup>7</sup> lang<sup>5</sup> an<sup>1</sup> pai<sup>5</sup> ian<sup>5</sup> sik<sup>8</sup> kang<sup>7</sup> kun<sup>2</sup> ko<sup>1</sup> tsian<sup>3</sup>  
 吩 咐 人 安 排 筵 席 為 我 哥 餞  
 hing<sup>5</sup> ber<sup>7</sup> tsai<sup>1</sup> pian<sup>7</sup> ber<sup>7</sup>  
 行 未 知 便 未  
 ‘吩咐人安排筵席，為我哥餞行。不知方便嗎？’

(42) 丑：三爹只姻緣事志，可成就未？生：都未成就。（順治 14.051）

thiu<sup>2</sup> sann<sup>1</sup> tia<sup>1</sup> tsit<sup>1</sup> im<sup>1</sup> ian<sup>5</sup> tai<sup>7</sup> tsi<sup>3</sup> kho<sup>2</sup> sing<sup>5</sup> tsiu<sup>7</sup> ber<sup>7</sup>  
 丑 三 爹 這 姻 緣 事 志 可 成 就 未  
 ‘丑：三爹這姻緣事情可成功了嗎？’  
 sing<sup>1</sup> to<sup>1</sup> ber<sup>7</sup> sing<sup>5</sup> tsiu<sup>7</sup>  
 生 就 未 成 就  
 ‘生：就沒有成功。’

(43) 小姐，你問看恁娘仔卜磨鏡不？（嘉靖 19.034）

sio<sup>2</sup> tsia<sup>2</sup> li<sup>2</sup> bng<sup>7</sup> khuann<sup>2</sup> lin<sup>2</sup> niunn<sup>5</sup> a<sup>2</sup> beh<sup>4</sup> bua<sup>5</sup> kiann<sup>3</sup> m<sup>7</sup>  
 小 姐 你 問 看 妳 們 娘 DIM 要 磨 鏡 不  
 ‘小姐，你問看看你們小姐要磨鏡嗎？’

<sup>25</sup> 句(46)的「可」應視為「測度副詞」，如「你可曾看過這個人？」。魏培泉（2007）也提到「句末「不」能和測度副詞共現」可做為檢測標準。儘管後來以查無相關語料而移除本標準，但該文是針對「不」而寫，與「未」的情形不同。故本文將之納入考量。關於「可」的疑問推度用法，也可參考江藍生（1990）的討論，該文章是本議題的重要文獻之一。

(44) 來到只處就是黃九郎的門，不知在厝無？（道光 8.009）

lai<sup>5</sup> kau<sup>3</sup> tsit<sup>4</sup> tshu<sup>2</sup> to<sup>7</sup> si<sup>7</sup> ng<sup>5</sup> kiu<sup>2</sup> long<sup>5</sup> e<sup>7</sup> bng<sup>5</sup> m<sup>7</sup> tsai<sup>1</sup>  
 來 到 這 處 就 是 黃 九 郎 的 門 不 知  
 ti<sup>7</sup> tshu<sup>3</sup> bo<sup>5</sup>  
 在 家 無

‘來到這裡就是黃九郎的家門了，不知’他’在家嗎?’

在討論「VP 未」的形成方式前，有必要釐清「未」做類句末助詞與否定完成體用法的關聯，同樣以上句（42）為例。對話中由「生」的回應（「就沒有成功」）可知，問話者「丑」的設問可進一步理解成「三爹只姻緣事志，已經成功了還是沒有成功？」，顯示其前身應為正反問句（A-not-A question）。若以 2.1 節中張玉金（2006）用來說明「未」否定完成體的用例來看，句（42）和（45）的「未」都是用於對已然事件存在與否的詢問上，且可與說話當下的時點連結。是以可推得「未」在「VP 未」中，同樣符合對完成體進行否定的概念。

(45) 已租者（諸）民，弗言，為匿田；未租，不論。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接著本文將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VP 未」的可能來源和「未」如何獲得[+疑問]特徵。關於第一個問題，上一段對「VP 未」和合成完成體間關係的討論已提供了答案。從上文討論可知，句末助詞「未」在時間概念上同樣傳達對合成完成體的否定，相當於動詞前的否定合成完成體用法。同時根據下句（46a）-（47a）的答句得知，「未」出現於句末應是透過正反問句省略重複的動詞組而來，如（46b-47b）。這點與魏岫明（1995）藉考察福州話得出的看法一致。此外也與包括吳福祥（1997）、馮笑容與曹廣順（2002）和魏培泉（2007）在內的學者，由古漢語層面考察其他否定詞轉移句末助詞的路徑相符。

(46) a. 吩咐人安排筵席，共阮哥餞行。未知便未？（道光 1.006）

hun<sup>1</sup> hu<sup>7</sup> lang<sup>5</sup> an<sup>1</sup> pai<sup>5</sup> ian<sup>5</sup> sik<sup>8</sup> kang<sup>7</sup> gun<sup>2</sup> ko<sup>1</sup> tsian<sup>3</sup>  
 吩 咐 人 安 排 筵 席 為 我 們 哥 餞  
 hing<sup>5</sup> ber<sup>7</sup> tsai<sup>1</sup> pian<sup>7</sup> ber<sup>7</sup>  
 行 未 知 便 未

‘吩咐人安排筵席，為我哥餞行。不知方便嗎?’

b. 吩咐人安排筵席，共阮哥餞行。未知[便][未（便）]？

- (47) a. 丑：三爹只姻緣事志，可成就未？生：都未成就。(順治 14.051)  
 thi<sup>2</sup> sann<sup>1</sup> tia<sup>1</sup> tsit<sup>1</sup> im<sup>1</sup> ian<sup>5</sup> tai<sup>7</sup> tsi<sup>3</sup> kho<sup>2</sup> sing<sup>5</sup> tsiu<sup>7</sup> ber<sup>7</sup>  
 丑 三 爹 這 姻 緣 事 志 可 成 就 未  
 ‘丑：三爹這姻緣事情可成功了嗎？’  
 sing<sup>1</sup> to<sup>1</sup> ber<sup>7</sup> sing<sup>5</sup> tsiu<sup>7</sup>  
 生 都 未 成 就  
 ‘生：都還沒成功’
- b. 丑：三爹只姻緣事志，可[成就][未(成就)]？

然而上述推論仍須解釋的是，來自動詞省略的句末「未」又是如何得到[+疑問]語義特徵？對此本文以為可能還是與正反問句有關。黃正德(1988)曾提到漢語正反問句模組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帶有[+疑問]特徵。據此本文認為「VP未」可能是在省略第二個VP後，原來以整體正反結構為宿主的疑問功能也受到干擾，為了彌補及維持原結構的功能，便由結構上與省略VP關係最近的「未」承繼[+疑問]特徵。如此一來，「未」也獲得進一步發展做句末疑問助詞的條件。

此外句末疑問助詞「未」尚有「抑未」的形式，如下句(48)-(50)中「抑未」不僅可出現在句末，甚至還可前接另一選擇連詞「抑」。這顯示「抑未」已成獨立單位，但此形式須在稍後的《語苑》中才發現，在《荔鏡記》中只找到動詞組前用例，如句(51)。

- (48) 大的查某子招夫抑未？(語苑五)  
 tua<sup>7</sup> e<sup>5</sup> tsa<sup>1</sup> bo<sup>3</sup> kiann<sup>2</sup> tsio<sup>1</sup> hu<sup>1</sup> iah<sup>8</sup> ber<sup>7</sup>  
 大 的 女 孩 子 招 夫 或 未  
 ‘大的女兒招夫了嗎？’
- (49) 豬、鷄、鴨、魚、攏有剗好抑尚未？(語苑三)  
 ti<sup>1</sup> kue<sup>1</sup> ah<sup>4</sup> hi<sup>5</sup> long<sup>1</sup> u<sup>7</sup> thai<sup>5</sup> ho<sup>2</sup> iah<sup>8</sup> iah<sup>8</sup> ber<sup>7</sup>  
 豬 雞 鴨 魚 都 有 殺 好 或 還 沒  
 ‘豬雞鴨魚都殺好了或是還沒？’
- (50) 今欸有齊到抑是尚未？(語苑三)  
 kim<sup>1</sup> ah<sup>4</sup> u<sup>7</sup> tse<sup>5</sup> kau<sup>3</sup> iah<sup>8</sup> si<sup>7</sup> iah<sup>8</sup> ber<sup>7</sup>  
 今 且 有 齊 到 或 是 還 沒  
 ‘今日都到齊了或是還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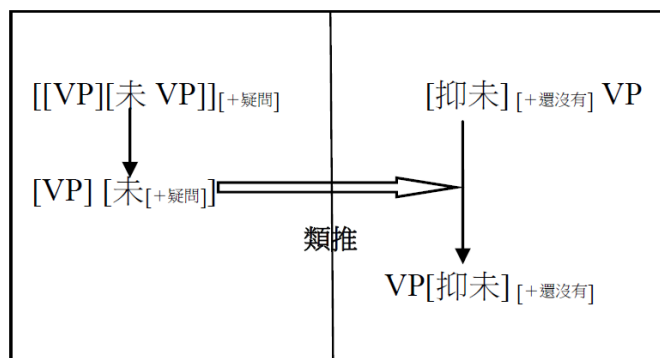
- (51) 況又諸般嫁粧，都夭未便。(萬曆 35.033)  
 hong<sup>2</sup> iu<sup>7</sup> tsu<sup>1</sup> pan<sup>1</sup> ke<sup>3</sup> tsng<sup>1</sup> to<sup>1</sup> iah<sup>8</sup> ber<sup>7</sup> pian<sup>7</sup>  
 況 又 諸 般 嫁 妝 都 還 未 完 備  
 ‘況且所有的嫁妝，都還沒完備。’

本文認為「抑未」做句末疑問助詞應是來自原在動詞組前的用法，這點反映在這兩者皆具有「未」單用時較不明顯呈現的特性。首先由上句(48)-(50)可發現，相較於「未」傾向傳達「沒有 V」的意思，「抑未」更強調「還沒有 V」的功能，這點也同樣可在句(51)看到。據本文觀察，在多數情況下「抑未」在動詞組前一般理解為「還沒有 V」。這可能來自副詞「抑」帶來的強調語氣所致。這並非特例，如句(52)中「抑+若無」結合成「抑若無」後，同樣帶有強調的功能(詳參 Su 2013)。

- (52) 就算卜鬥相共,我麻毋知卜創啥,抑哪無予我轉去陪阿嬤。(後山 9)  
 to<sup>7</sup> sng<sup>3</sup> beh<sup>4</sup> tau<sup>3</sup> sann<sup>1</sup> kang<sup>7</sup> gua<sup>2</sup> ma<sup>7</sup> m<sup>7</sup> tsai<sup>1</sup> beh<sup>4</sup>  
 就 算 要 幫 忙 我 也 不 知 要  
 tshong<sup>3</sup> siann<sup>2</sup> iah<sup>8</sup> na<sup>7</sup> bo<sup>5</sup> hoo<sup>7</sup> gua<sup>2</sup> tng<sup>2</sup> khi<sup>3</sup> pue<sup>5</sup> a<sup>1</sup> ma<sup>2</sup>  
 做 什 麼 抑 若 無 給 我 回 去 陪 DIM 媽  
 ‘就算要幫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不然讓我回去陪阿媽。’

至於「抑未」之所以可用作句末助詞，可能是受到「未」的類推所致，<sup>26</sup>同樣以句(47a)和(48)為例。當使用者想強調「還沒有 V」的功能時，「抑未」的辨識度較優於「未」，是以產生捨「未」而擇「抑未」的動因。以上關於句末疑問助詞「未」以及「抑未」的來源與發展，則統整於下圖四。

<sup>26</sup> 另外一種可能是來自句末助詞「未」和前接選擇連詞「抑」的詞彙化(lexicalization)(Brinton and Traugott 2005)，而非類推所致。這樣一來須將「VP 未」視為「VP 抑未」的省形，而不是並行的他形。但如本文所述，「VP 未」和「VP 抑未」在功能上並無法視作同一者，何來省形之理。再者也無法找到背後誘發詞彙化的動因。當然也不能說明，何以早期文獻上僅見「抑未 VP」而無「VP 抑未」。若將這兩個「抑未」視為不同來源，則只能另以詞彙化解決。但這又回到前頭第一個問題。而且這樣的發展似乎較迂迴，並須更多的動因和證據支持。



圖四 句末疑問助詞「未」及「抑未」的來源與發展

「未」除以上這類直接與動詞組相連的情況外，還存在「Neg+經驗體標記」（如「未曾」等），同時該結構也成為「未」、「不」和「沒」等否定副詞競爭的標的。下節將討論上述各否定副詞於「Neg+經驗體標記」結構的競爭，以及對現代閩南語格局上造成的影響。

#### 4. 「未」和近義詞於「Neg+經驗體標記」的競爭

本文於第1節曾提到，現代閩南語中有數個傳達「沒有」義的否定副詞，包含「無」、「未」、「抑未」、「未曾（未）」與「毋捌」等。其中最末兩項可統整為「Neg+經驗體標記」結構，如句（53）-（54）。

- (53) 啊你攞你先生攞未曾到就知影阮二个！（雲林 86.13）  
 ah<sup>4</sup> li<sup>2</sup> koh<sup>4</sup> li<sup>2</sup> sen<sup>1</sup> sinn<sup>1</sup> koh<sup>4</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kau<sup>3</sup> tloh<sup>4</sup> tsai<sup>1</sup>  
 PRT 你 和 你 先生 又 未 曾 到 就 知  
 iann<sup>2</sup> gun<sup>2</sup> lng<sup>7</sup> e<sup>5</sup>  
 道 我們 兩 個  
 ‘啊你和你先生又還沒到就知道我們兩個！’
- (54) 師傅仔根本毋捌共講過這句話。（新社 212.01）  
 su<sup>1</sup> hu<sup>7</sup> a<sup>1</sup> kun<sup>1</sup> pun<sup>2</sup> m<sup>7</sup> bat<sup>4</sup> ka<sup>7</sup> kong<sup>2</sup> ke<sup>3</sup> tsit<sup>4</sup> ku<sup>2</sup> ue<sup>7</sup>  
 師 父 DIM 根 本 不 識 跟 講 ASP 這 句 話  
 ‘師父根本從沒跟他說過這句話’

若依此再看到《荔鏡記》，則同時包含「未曾」、「未曾未」、「未曾識」、「未

識」、「不曾」、「不曾識」與「不識」(約對應「毋捌」)等詞,<sup>27</sup>如句(55)-(62)。這都顯示「Neg+經驗體標記」在閩南語中應是具一定能產性(productive)的格式,然而若仔細比較將發現古今略有不同。在現代閩南語中「未曾」僅做「還沒有VP」解,但在《荔鏡記》中卻同時可做「還沒有VP」(如句55)與「從沒有VP」(如句56),這點頗符合植田均(1993)與楊榮祥(1999)的發現。兩位學者皆提到近代漢語的否定副詞常有分工不明(相較於現代漢語),甚至增生許多近義的新成員(相較於上古與中古漢語),並且新舊成員間互有競爭,其結果也影響了現代漢語的格局。關於這點也反映在《荔鏡記》中,下列將針對不同否定詞在「Neg+經驗體標記」結構上的競爭進行討論,同時釐清可能造成的影響。

- (55) 娘仔你捍定,簡未曾候脈,先知娘仔你病症。(道光 23.033)  
 niunn<sup>5</sup> a<sup>2</sup> li<sup>2</sup> huann<sup>7</sup> tiann<sup>7</sup> kan<sup>2</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hau<sup>7</sup> meh<sup>8</sup>  
 娘 DIM 你 扶 定 婢 未 曾 候 脈  
 sing<sup>1</sup> tsai<sup>1</sup> niunn<sup>5</sup> a<sup>2</sup> li<sup>2</sup> pinn<sup>7</sup> tsing<sup>3</sup>  
 先 知 娘 DIM 你 病 症  
 ‘阿娘你扶好,奴婢還沒候脈,便先知阿娘的病症。’
- (56) 汝是值厝囡仔,老個未曾相會。(光緒 6.003)  
 li<sup>2</sup> si<sup>7</sup> tit<sup>4</sup> tshu<sup>3</sup> kiann<sup>2</sup> a<sup>2</sup> lau<sup>2</sup> e<sup>21</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siong<sup>1</sup> hue<sup>7</sup>  
 你 是 哪 房 孩 DIM 老 的 未 曾 相 會  
 ‘你是哪家的孩子,老的我未曾見過。’
- (57) 未曾未,乜連阮亦算?(道光 27.116)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ber<sup>7</sup> mih<sup>7</sup> liam<sup>5</sup> gun<sup>2</sup> ia<sup>7</sup> sng<sup>3</sup>  
 未 曾 未 什麼 連 我們 也 算  
 ‘都還沒(確定),竟連我也算下去?’
- (58) 三哥自來寒舍,都未識相動問亞。(道光 27.107)  
 san<sup>1</sup> ko<sup>1</sup> tsu<sup>7</sup> lai<sup>5</sup> han<sup>5</sup> sia<sup>3</sup> to<sup>7</sup> ber<sup>7</sup> bat<sup>4</sup> sio<sup>7</sup> tang<sup>7</sup> mng<sup>7</sup> ah<sup>4</sup>  
 三 哥 自 來 寒 舍 都 未 識 相 動 問 PRT  
 ‘自從三哥來寒舍都未曾打過招呼。’

<sup>27</sup> 「毋」閩南方言讀做/m/, 雖和北方方言的/p-/聲母否定詞「不」來源不同(魏培泉 2007)。但功能上可相對應。

- (59) 自你來，阮都未曾識動問。(順治 15.47)  
 tsu<sup>7</sup> li<sup>2</sup> lai<sup>5</sup> gun<sup>2</sup> to<sup>1</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bat<sup>4</sup> tang<sup>7</sup> mng<sup>7</sup>  
 自 你 來 我們 都 未 曾 識 動 問  
 ‘自從你來到這裡，我都還不曾打過招呼。’
- (60) 小人不曾罵啞娘。(順治 11.287)  
 sio<sup>2</sup> ling<sup>5</sup> m<sup>7</sup> tsing<sup>5</sup> ma<sup>7</sup> a<sup>1</sup> niunn<sup>5</sup>  
 小 人 不 曾 罵 DIM 娘  
 ‘小人不曾罵過阿娘。’
- (61) 阮厝娘子不曾識出外行。(萬曆 32.027)  
 gun<sup>2</sup> tshu<sup>3</sup> niunn<sup>5</sup> a<sup>2</sup> m<sup>7</sup> tsing<sup>5</sup> bat<sup>4</sup> tshut<sup>4</sup> gua<sup>7</sup> kiann<sup>5</sup>  
 我們 家 娘 DIM 不 曾 識 出 外 走  
 ‘我們家娘子不曾外出走動。’
- (62) 頓々都是肉共魚，不識食菜共食蟲。(光緒 36.004)  
 tng<sup>3</sup> tng<sup>3</sup> to<sup>7</sup> si<sup>7</sup> bat<sup>4</sup> kang<sup>7</sup> hi<sup>6</sup> m<sup>7</sup> bat<sup>8</sup> tsiah<sup>8</sup> tshai<sup>3</sup> kang<sup>7</sup>  
 CL CL 都 是 肉 和 魚 不 識 吃 菜 和  
 tsiah<sup>8</sup> thong<sup>5</sup>  
 吃 蟲  
 ‘餐餐都是肉和魚，不曾吃菜或吃蟲。’

根據上列句所示，在「Neg+經驗體標記」結構中主要否定詞為「未」和「不」。若依植田均（1993）與楊榮祥（1999）所述，現代漢語的格局是來自新舊成員間的競爭。那麼須要釐清的是該結構在此前的發展，例如「未」和「不」進入該結構的順序孰先孰後？以及進入此結構須要什麼條件？新舊形式競爭帶來的影響？以下將依序釐清。

歷時語料顯示，「未」是最早進入「Neg+經驗體標記」的成員，《論語》中已有「未嘗」的用例，如句（63）。「不」於《墨子》時也有了「不嘗」用例，如句（64）。「未曾」也於《墨子》中出現用例，如句（65）。「不曾」約在六朝出現，如句（66）。

- (63)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  
 (64) 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墨子·明鬼》)  
 (65) 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墨子·親士》)  
 (66) 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世說·文學》)

對於此間演變關係，楊榮祥（1999）認為由於「未」的[+時間性]特徵與「曾」重複而冗餘，才由單純否定的「不」入替。然而，本文以為這樣的說法可能有兩點待解釋的地方。

1. 若和[-時間性]有關，又如何解釋同樣帶有[+時間性]的「沒」於明代（「沒」做否定完成體用法，據周法高（1953）的考察，不早於唐代）也得以進入格式（如句 67-68），反而是其他真正屬於[-時間性]的否定詞（如「莫」、「非」、「弗」等）卻未發現後接經驗體標記的形式。<sup>28</sup>
2. 事實上「不」並非不具[+時間性]，至少近世出土的戰國楚地竹簡已有[+時間性]用例（如句 69），且據李明曉（2010）統計共有 737 句，不在少數，皆是用以對完成體進行否定的功能。直至近代甚至還保留在一些成語之中，如「不勞而獲」、「不謀而合」與「不約而同」等用例。

(67) 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金瓶梅》）

(68) 你看麼！我沒說叫奶奶合你商議麼？我也沒曾逼住叫妳嫁。

（《醒世姻緣》）

(69) 六二：丕耕而獲，不畜之。（《上博三·周易》）

綜上本文認為[+時間性]才是決定否定詞能否進入「Neg+經驗體標記」的關鍵，在最初時，Neg 位置最早為與經驗體標記相配而選「未<sub>[+時間性,+經驗]</sub>」。爾後隨該位置泛化，僅表完成體否定的「不」與「沒」也跟進，競爭後由使用度與口語程度最廣的「不」勝出。這點與楊榮祥（1999）的觀點並不相同。

接下來須解釋的是，《荔鏡記》中「未曾」和「未曾未」何以會出現「還沒有 VP」的理解，這點顯然與傳達「從沒有 VP」的「Neg+經驗體標記」相抵觸。對此，本文以為可能和「不」、「未」於該結構的競爭有關。表五整理了《荔鏡記》中與「Neg+經驗體標記」相關的詞項，並比較和現在閩南語的差異。

<sup>28</sup> 以上僅為列舉，其他不具[-時間性]的否定詞可參考 Kennedy (1952) 所列。



表五 「Neg+經驗體標記」於明清及現代閩南語的用法比較

		未曾	未曾未	未曾識	未識	不曾	不曾識	不識(毋捌)
荔鏡	從沒有	+	-	+	+	+	+	+
	還沒有	+	+	-	-	-	-	-
現閩	從沒有	-	-	-	-	-	-	+
	還沒有	+	+	-	-	-	-	-

表中顯示《荔鏡記》和現代閩南語情況有所不同。首先，在「Neg+經驗體標記」的可用詞彙上，現代閩南語只剩下「未曾」、「未曾未」和「不識(毋捌)」三個。再者，此三者和功能上還可分成：「還沒有 VP」(「未曾」和「未曾未」)和「從沒有 VP」(「不識(毋捌)」)。這顯示「未」和「不」在「Neg+經驗體標記」的競爭在彼此功能上分用後，已獲得了一定的平衡。但這背後卻也使部分詞項付出了代價，即受到「不」的高活躍度影響，「不曾」在現代漢語的分布上佔了相當的優勢。上文提到這樣的態勢也將對其他組合產生的排擠效應，其中閩南方言便以分工的方式，將部分組合繼續保留在日常口語之中。而不像其他方言的「未曾」完全讓出口語範圍，僅退做文言色彩較重的書面語系統中(呂叔湘 1999[1980]、植田 1999)。對於這樣的發展態勢，可能與「未」本可經語境存有不同理解有關(參 2.2 節)。因此於現代閩南語轉作傳達「還沒有 V」提供動因，以不同功能繼續存在。另者以知覺動詞「識」作經驗體標記是閩南語的特色之一(Lien 2015b)，或許因而較「不曾」更有機會保存在現代閩南語中。

另者關於「未曾」和「未曾未」的關係，Lien (2015b) 提到「未曾未」應是「未曾」的強化形式，並帶有說者對某事件抱怨的語義，但無論如何「未曾未」都是傳達「還沒有 VP」的功能。本文認為可能是為了增強「預期」用法，以進一步使「未曾」得以與「不曾」區分，畢竟「未」在用法上帶有「還沒有 VP」的選項。至於「未曾識」與「未識」等可能因受具備較強烈閩南語特徵的經驗體標記「識」影響，與發展「還沒有 VP」的趨勢相悖，因此較「未曾未」不易留存。這其實也顯示[+時間性]特徵對「Neg+經驗體標記」應非阻力，否則不應有進一步發展，甚至影響各詞生存空間。然而「未曾」和「未曾未」仍有分布上的差異，據本文考察，《荔鏡記》中不同於「未曾」可後接動詞組，如

句(70)。「未曾未」之後的動詞組皆省略(如句71),似乎帶有熟語(idiom)意味,可能和該詞帶有傳達說者抱怨的語用功能有關。然而這樣的對比與功能在現代閩南語雖仍存在(如句72-73),但也開始和「未曾」混用(如句74)。

(70) 爭：十種！俾年向使人？未曾展威一下，被卜打人？(順治 9.532)

tsing<sup>1</sup> tsap<sup>4</sup> tsing<sup>2</sup> tsan<sup>2</sup> ni<sup>7</sup> hiong<sup>3</sup> sai<sup>2</sup> lang<sup>5</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爭 雜 種 怎 麼 這 樣 使 人 未 曾  
 tian<sup>2</sup> ui<sup>1</sup> tsit<sup>4</sup> e<sup>5</sup> pi<sup>7</sup> be<sup>3</sup> phah<sup>4</sup> lang<sup>5</sup>  
 展 威 一 下 便 要 打 人

‘爭：雜種！怎麼這樣使喚人，還沒展威一下，便要打人？’

(71) 鬼仔，未曾未，便卜使人，打。(道光 22.031)

kui<sup>2</sup> a<sup>2</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ber<sup>7</sup> pian<sup>7</sup> beh<sup>4</sup> sai<sup>2</sup> lang<sup>5</sup> phah<sup>4</sup>  
 鬼 DIM 未 曾 未 便 欲 使 人 打

‘鬼仔，還沒‘升職’，便要指使人，該打’

(72) 人未曾熟攏就會捻起來食啊。(雲林 62.02)

lang<sup>5</sup> be<sup>7</sup> tsing<sup>5</sup> sieh<sup>8</sup> long<sup>2</sup> tloh<sup>4</sup> e<sup>7</sup> ni<sup>1</sup> khit<sup>4</sup> lai<sup>5</sup> tsiah<sup>4</sup> ah<sup>4</sup>  
 人 未 曾 熟 都 就 會 拿 起 來 吃 PRT

‘大家在還沒熟的時候就都會拿起來吃’

(73) 種e<sup>5</sup>未曾未予人食了了。(雲林 62.03)

tsing<sup>2</sup> e<sup>5</sup>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ber<sup>7</sup> hoo<sup>7</sup> lang<sup>5</sup> tsiah<sup>8</sup> liau<sup>2</sup> liau<sup>2</sup>  
 種 的 未 曾 未 被 人 吃 完 完

‘種的都還沒收成就被人吃光光，’

(74) 未曾未行就咧喝忝。(《辭典》)

ber<sup>7</sup> tsing<sup>5</sup> ber<sup>7</sup> kiann<sup>5</sup> tloh<sup>4</sup> le<sup>21</sup> huah<sup>4</sup> tiam<sup>2</sup>  
 未 曾 未 走 就 在 喊 累

‘還沒開始走就在喊累。’

對於以上的推論，本文認為也反映了漢語一直以來的發展趨勢，即「未」受到後起但普遍性較高的「不」影響，因而分布上有下滑的趨勢。這樣的趨勢在近代漢語中各方言的變化速率不一，某方面來說也反映方言的保守程度不同。下列考察八部典籍，成書時間皆於本文所定的近代漢語範圍之內，考察結果列於表六。先看到各文獻反映的方言系統，<sup>29</sup>其中以北京或山東話為主的《兒女

<sup>29</sup> 明清白話小說的作者在撰寫時，可能為了更生動形述人物特色而使用某種特定方言。這也造

英雄傳》、《醒世姻緣傳》較反映北方官話系統。《金瓶梅詞話》與《紅樓夢》則是以北方官話為主，<sup>30</sup>另參入部分吳語和江淮官話(孟昭連 2005, 胡文彬 2009)。

《西遊記》一般認為反映江淮官話及部分吳語(張訓 1993, 章培恆 1986)。《祖堂集》、《朱子語類》和《荔鏡記》雖反映了部分的閩語特色，但程度則不一。普遍來說《荔鏡記》是其中較高者，下列將針對考察結果進行詮釋。

表六 「Neg+經驗體標記」於各方言的分布<sup>31</sup>

	兒女	醒世	金瓶	紅樓		西遊	祖堂	朱子	荔鏡
				脂本	程本				
未曾	3.8% (16)	7.9% (11)	14.7% (22)	15.4% (12)	27.4% (20)	38% (54)	35.9% (28)	5.8% (78)	<b>41.6%</b> (47)
未曾未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3% (6)
未曾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4% (5)
未嘗	2.9% (12)	2.2% (3)	0.7% 1	1.3% (1)	0% (0)	0.7% (1)	5.1% (4)	24.9% (333)	0% (0)
未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6% (12)
<b>不曾</b>	<b>93.3%</b> <b>(389)</b>	<b>69%</b> <b>(96)</b>	<b>56.4%</b> <b>(84)</b>	<b>82%</b> <b>(64)</b>	<b>72.6%</b> <b>(53)</b>	<b>61.3%</b> <b>(87)</b>	<b>59%</b> <b>(46)</b>	<b>69.3%</b> <b>(926)</b>	<b>25.7%</b> <b>(29)</b>
不曾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7% (3)
不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7% (11)
沒曾	0% (0)	15.1% (21)	28.2% (42)	1.3% (1)	0% (0)	0% (0)	0% (0)	0% (0)	0% (0)

首先看到前四部以北方官話為主體的文獻，相較於「不曾」多處於絕對多數的情形況，「未曾」的比例從明萬曆以降的《金瓶梅詞話》以降便一直處於相對弱勢，並且有逐漸落後的跡象。對此植田均(1993)與楊榮祥(1999)認為，

成小說中可能反映出不只一種方言特色。受限於材料本身的侷限，本文儘量挑選較具代表性的方言作品進行考察。主要是從爭議性較小的方向搜集。

<sup>30</sup> 《紅樓夢》有不少版本流傳於世。版本間的校勘通常以兩家為主。首先是乾隆年間成書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又稱「脂本」或「庚辰本」)。另一則是乾隆壬子年間，由程偉元排印的120回版本(又稱「程乙本」，本文簡稱「程本」)。為謹慎起見，本文將二者同列考察範圍。

<sup>31</sup> 由於「識」和「嘗」都具備動詞與經驗標記兩種理解。本表以後者為主要統計對象，是以可能出現該文獻存在「Neg+識/嘗」卻計量為0的情況。

這是一種新舊形式交替的現象。早至《變文》時期，較舊的「未+經驗體標記」形式便為後出的「不+經驗體標記」所超越（楊榮祥 1999）。這可能是因「不」的口語程度高過「未」，致使其流布較具競爭力（植田 1993）。至於更後起的「沒+經驗體標記」僅偶現於《金瓶梅詞話》和《醒世姻緣傳》後，便快速消退。這可能來自「不曾」的高活躍度，以致產生的排擠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有關。

接下來看到以江淮官話為主體的《西遊記》，分布上「未曾」的比句略升，而「不曾」則略降。但這並非代表後者在此處於完全弱勢，只能說新舊替換的程度相對保守，在整體發展趨勢上仍是依增強的方向進行。這點可由後世發展上看出，「不曾」於現代的蘇州方言中融合為「勿曾」（讀做/*fem*<sup>44</sup>/）（參黃伯榮 1991），<sup>32</sup>顯示「不曾」的活躍度確實相當高。<sup>33</sup>

然而這樣的現象在後三部文獻上卻出現不太一致的態勢。先看到《祖堂集》的部分，文本中「未曾」和「不曾」的比例較接近江淮官話。過去梅祖麟（1992）曾提到「《祖堂集》的語法和閩南話確實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那是因為唐末北方官話的成分還保存在閩語裡，而不是《祖堂集》反映當時閩語獨特的語法。」這顯示《祖堂集》的方言基礎是早期北方官話而不是閩語，但因該文本反映的系統並沒有參與北方官話宋元之後的變化，反而與江淮官話反映了相對保守的現象。劉勳寧（1998）也指出《祖堂集》的「VP-不」有侵略其他「VP-Neg」的態勢，「不」的強勢某程度也解釋何以文本中「不曾」仍佔絕對多數的現象。至於《朱子語類》的分布何以如此接近北方官話？對此梅祖麟（1998）也指出該文本常夾雜早期官話和當時的南方話成分，如第三人稱代名詞（3rd personal pronoun）便兼「他」（北方）與「渠」（南方），另外也包含閩北和贛方言（馮

<sup>32</sup> /*fem*<sup>44</sup>/的聲母/f-應是/p-經擦音化(Spirantization)而來。而「勿」則屬於m類否定詞(Kennedy 1952)，「不」才是p類否定詞。是以黃伯榮(1991: 188)將/*fem*<sup>44</sup>/記為「勿曾」應是「不曾」的他形。但本文基於尊重不做更動。

<sup>33</sup> 類似的合音情形同樣發生在客家話的「𠵼」（讀做/*mang*<sup>11</sup>/），Lien (2016) 認為該詞應是來自「未+曾」所成，詳細論述可見該文。但從「𠵼」的來源可看出，同屬南方方言的客家話和閩南語在「Neg+經驗體標記」的情況較一致。某程度來說，這也可做佐證該結構確實具有區分南北方言的意義。

青 2014)。依此來看，或許剛好在「未曾」與「不曾」的對立上，記錄者傾向選擇了後起的「不曾」。

至於《荔鏡記》則雜揉閩南泉州與潮汕方言（曾憲通 1991，Lien 2015a），因此也較以上各文本包含更多的南方語言現象。這部份也在表六的比較中反映出來與前面幾份文獻存有幾點差異。

1. 「Neg+經驗體標記」的可能組合種類較其他文獻來的多元。
2. 「未曾」的使用比句是佔所有「Neg+經驗體標記」可能組合中最高者。這點在其他文獻中則以「不曾」為最。

從上述差異可看出兩個現象：「Neg+經驗體標記」各成員仍處於競爭的狀態，以及「未曾」雖仍佔相對多數，但從「未曾未」的存在也顯示「未曾」已開始有新的發展。以上兩點皆反映出南方方言的變化相對保守，因此新舊交替的速度較慢，不似北方已漸趨現代漢語以「不曾」為主的格局。這點在某程度上也符合 Li (1992)、李如龍 (2003) 與魏培泉 (2007) 的研究研究成果。他們都提到閩南方言的否定詞至今仍呈現一定程度的三分對應性（即「毋（不）」、「無」）、「未」）。本文以為這可為表六中《荔鏡記》的分布狀況提供一定支持。

關於南方方言因相對保守而新舊交替較慢的觀點，可由表六的整體分布數據得到支持，先將該表中各文獻反映的系統由北到南可依「不曾」和「未曾」的分布拉出兩條斜線。若暫不論《朱子語類》的話將發現，「不曾」的趨勢是往下走（平均比例為：北 74.7%、中 63.2%、南 25.7%）；「未曾」則往上走（平均比例為：北 13.8%、中 26.6%、南 41.6%）。這顯示確實存在有「北快南慢，北新南舊」的現象。

綜上所述，於「Neg+經驗體標記」競爭的否定副詞有「未」、「不」和「沒」。「未」是最早進入該結構者，稍晚當「不」也跟著進入，但受到「不」的口語化程度較高，以致普及性較廣影響。「未+經驗體標記」在北方漢語逐漸退做書面用語。惟閩南語則進一步轉做表示「還沒有 V」的詞語，並發展出「未曾未」的強化形式。至於「沒」的出現或因時機較晚且分布範圍較侷限（限於某些北

方方言)，<sup>34</sup>故難以撼動「不曾」的獨霸地位而迅速消退於現代漢語中。

## 5. 結語

本文研究重點放在否定詞「未」在《荔鏡記》的分布狀況。討論議題有(1)「未」各次用法和完成體的關係，(2)「未 VP」的限制，(3)「VP 未」的來源與形成，(4)「未曾」和「不曾」的競爭關係。文中得出的研究成果如下。

首先，「未」在《荔鏡記》中主要用以傳達對某事件(「未」後接 VP)的完成進行否定。否定的事件與現在有關連，故可視為對「完成體」的否定。前人(如：楊聯陞 1971, Mulder 1959)認為「未」具有「還沒有 VP」、「從沒有 VP」和「沒有 VP」三種次用法。但對此三者和否定「完成體」的關係，以及各用法間的關聯卻未多做解釋，本文認為這類的「未」都帶有顯性和隱性兩種用法。顯性用法和詮釋者的主觀性有關，傾向性較強，屬外部語境所賦予。隱性用法雖比較客觀，屬「未」的核心詞彙義，但須在顯性用法較弱時才得以顯現。

對於完成體的概念，梅廣(2015)提出的合成動貌概念將之設定為「E\_R, S」。本文則以此為基礎，把「E」改為「-E」(即「-E\_R, S」)以符合上述「未」三種次用法的核心概念。不同的是「從沒有 VP」則強調「事件於某時間段內都沒發生」，傾向「經驗」。「還沒有 VP」更強調「事件於某時段後仍有可能完成」，傾向「預測」。兩者皆涉及事件詮釋者由全知者角度傳達自身想強調的重點，且都屬於依主觀性做的後設分析。由於傾向性較強而容易被讀取，歸作顯性用法。「沒有 VP」僅做客觀否定不含其他詮釋，但須在前兩種語義傾向較弱時才得以呈現，歸作隱性用法。至於傾向的判讀多和話題時間有關，涉及時間

<sup>34</sup> 若由現代漢語的發展來看，「沒」確實融合了「未」和「無」成為重要的否定詞之一。關於這部分的討論，歷來有許多學者(如：Demiéville (1950) 與太田辰夫(2003[1987]: 278-279 等))已進行深刻論述，本文主要著重各否定詞在「Neg+經驗體標記」結構的競爭。以該結構而言，唯一涉及「沒」的「沒曾」材料也有限，目前看來可能較無討論的著力之處，這也顯示主要競爭成份為「未」和「不」。未來若能掌握更多材料，或許可依此發展出更深入的議題，但目前可能先以「未+經驗體標記」和「不+經驗體標記」為主要觀察對象。

段的經驗用法是來自語境中具備相關訊息，才致使詮釋者做出額外的理解。例如時間段訊息（「自...」）與全稱量化副詞「都」影響所致；又或原本就帶有時間段概念的經驗體標記「識」催化，這都與詮釋者的主觀認知有關。至於對事件於某未來時點上仍能完成的預測，則來自詮釋者基於一般經驗所做的假設。同樣是主觀認知運作下的結果，例如「結婚」、「回家」等。基於一般對「女大當嫁」的認知，詮釋者進而做出「現在還沒，但將來會出嫁」的假設；又或基於一般對「回家」的認知，詮釋者做出「現在還沒，但將來會回來」的假設。「沒有 VP」則在沒有任何時段訊息，故在不易讀取出其他顯性用法情況下才得以浮現。

再者，對於「未 VP」的限制。張亞如（1999）與李佐豐（2004）等認為「未」對後接動詞具有選擇性，本文據此統計各限制在《荔鏡記》中的比例。其中[+持續性]與[-持續性]占 90%與 10%，故應將後接動詞的[+持續性]視做傾向性特徵；但[+靜態性]與[-靜態性]則約分占 60%與 40%，因此「未」的後接動詞應視為同時具有[±靜態性]雙重特徵。至於[+時間性]特徵則涉及整體「沒有」義否定詞的核心定義，屬必要條件。

另外，本文認為「VP 未」是致因於[VP 抑未 (VP)]省略第二個 VP。由於正反問句結構本具有[+疑問]屬性，「未」為彌補原結構的功能進而承繼該屬性，獲得進一步虛化的條件。爾後進一步和選擇連詞「抑」詞彙化成新的疑問助詞「抑未」，用以提醒並強調尚存在一個被省略的選項。

最後，「未」和「不」於《荔鏡記》的「Neg+經驗體標記」格式上具競爭關係。歷時語料顯示，「未嘗」最早於《左傳》已有，「未曾」則於《史記》便有用例，「不曾」約在六朝出現，晚至《金瓶梅》更出現「沒曾」。綜上本文以為，Neg 位置最早為與經驗體標記相配而選「未[+時間性,+經驗]」，爾後隨該位置泛化，僅表完成體否定的「不」與「沒」也跟進，競爭後由使用度與口語程度最廣的「不」勝出。楊榮祥（1999）則認為「未」是因為[+時間性]特徵與「曾」重複而冗餘，才由單純否定的「不」入替，但這無法解釋為何更後期的「沒[+時間性]」也得以進入格式。但表「經驗」的「未曾」在《荔鏡記》中還出現「預期」用法，甚至出現強化形式「未曾未」，這可能與「不曾」的競

爭有關。但這也顯示[+時間性]特徵對「Neg+經驗體標記」應非阻力，否則不應有進一步發展。同時經本文對不同方言文獻的考察，「Neg+經驗體標記」在否定詞的選擇尚具有區分南北方言的意義，「不+經驗體標記」屬北方方言系統，「未+經驗體標記」則屬南方方言系統。同時這也反映出南北在新舊形式交替的速率，趨勢上呈現「北快南慢，北新南舊」的情況。

## 引用文獻

- Brinton, Laurel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miéville, Paul. 1950. Archaïsmes de prononciation en Chinois vulgaire. *T'oung Pao* 40.1/3:1-59.
- Dobson, W. A. C. H. 1966. Negation in archaic Chinese. *Language* 42.2: 278-284.
- Kennedy, George A. 1952. Negatives in classical Chinese. *Selected Works of George A. Kennedy*, ed. by Tien-yi Li, 119-134.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 Yale University.
- Klein, Wolfgang. 1994. *Time in Langu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0.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Ying-Che. 1992. Aspects of comparative syntax between Mandarin and Taiwanese: Use of negatives in questi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 Chinese Dialects.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eds. by Chu-Ren Huang and Dah-an Ho, 437-448. Academia Sinica, No.2.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Lien, Chinfa. 2015a. The condition and change of 共 vis-à-vis 合 in Southern Min with a sidelight on intra-dialectal vari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3.1, 1-33.
- \_\_\_\_\_. 2015b. Formation of the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pat4* 識: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 change in Southern M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273-299.
- \_\_\_\_\_. 2016. Mak<sup>5</sup> ke<sup>4</sup> 七个 and man<sup>3</sup> nin<sup>2</sup> 瞞人 in Hakka: A historical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4.1: 86-108.
- Lin, Jo-wang. 2003. Temporal referenc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2: 259-311.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lder, J. W. F. 1959. 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negatives in Archaic Chinese, *T'oung Pao* 47: 251-280.
- Reichenbach, Hans. 1947. The tenses of verbs. *Element of Symbolic Logic*, ed. by Macmillan, 287-298.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 Su, Chian-Tang. 2013. On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抑若無」(iah<sup>8</sup> na<sup>7</sup> bo<sup>5</sup>). Paper presented at Typologization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rocesses in Southern Min Meeting, Dec. 20-21. Barcelona.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99. The role of pragmatics in a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 *Pragmatics in 1998: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6th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II*, ed. by Jef Verschueren, 93-102. Antwerp: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王 力. 2004[1958].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王 亭. 2007. 《《國語》否定詞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
- 太田辰夫. 2003[1987]. 《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刑公畹. 1983. 〈《論語》中的否定詞系〉, 收錄於刑公畹(1983)《語言論集》, 65-79。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江藍生. 1990. 〈疑問副詞「可」探源〉, 《古漢語研究》3: 44-50。
- 李佐豐. 2004. 《古代漢語語法學》。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李明曉. 2010. 《戰國楚簡語法研究》。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 2003. 〈閩南方言的否定詞和否定式〉, 《中國語文研究》2: 24-34。
- 呂叔湘. 1985. 《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 學林出版社。
- \_\_\_\_\_. 1999[1980] (編).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 商務印書館。
- 忻愛莉. 1999. 《台灣閩南語情態研究》, 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孟昭連. 2005. 〈《金瓶梅》方言研究及其他〉,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 43-52。
- 吳福祥. 1997. 〈從“VP-neg”是反復問句的分化談語氣詞“麼”的產生〉, 《中國語文》1: 44-54。
- 胡文彬. 2009. 〈古典小說的方言研究述論——兼談《紅樓夢》方言研究與校勘中兩種值得思考的傾向〉, 《遼東學院學報》11.2: 99-109。
- 胡明揚. 1992. 〈近代漢語的上下限和分期問題〉, 胡竹安、楊耐思、蔣紹愚編《近代漢語研究》, 3-12。北京: 商務印書館。
- 周法高. 1953. 〈中國語法札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4: 197-281。
- 林若望. 2002. 〈論現代漢語的時制意義〉, 《語言暨語言學》3.1: 1-25。
- 植田均. 1993. 〈近代漢語所見否定副詞〉, 大河內康憲編《日本近、現代漢語研究論文選》, 52-81。北京: 北京語言學院。
- 張玉金. 2013.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否定副詞“未”〉, 《語言研究》33.1: 32-40。
- 張亞如. 1999. 〈先秦否定詞研究〉, 孫力平編《語言研究論叢》第8輯, 22-28。
- 張 訓. 1993. 〈西遊記和海州方言〉, 《明清小說研究》3: 146-152。
- 張 華. 2006. 《〈左傳〉否定詞「非」「未」「勿」「毋」「弗」「不」研究》, 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
- 張泰源. 1993. 《漢語動貌體系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 梅祖麟. 1992. 〈唐代、宋代共同語的語法和現代方言的語法〉, 收錄於梅祖麟 (2000)《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 247-285。北京: 商務印書館。
- \_\_\_\_\_. 1998. 〈《朱子語類》和休寧話的完成態「著」字〉,《語言學論叢》20: 69-98。
- 梅 廣. 2015.《上古漢語語法綱要》。臺北: 三民書局。
- 章培恒. 1986.《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4: 95-103。
- 彭利貞. 2007.《現代漢語情態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曾憲通. 1991. 〈明本潮州戲文所見潮州方言述略〉,《方言》1: 10-29。
- 馮 青. 2014. 〈《朱子語類》的方言成分及其地域分析〉,《福建江夏學院學報》4.6: 78-86。
- 黃正德. 1988. 〈漢語正反問句的模組語法〉,《中國語文》4: 679-704。
- 黃伯榮 編. 1991.《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 青島出版社。
- 楊秀芳. 2014. 〈論「別」的形態變化及語法化〉,《清華中文學報》11: 5-55。
- 楊聯陞. 1971. 〈漢語否定詞雜談〉,《清華學報》9.1: 160-191。
- 楊榮祥. 1999. 〈近代漢語否定副詞及相關語法現象略論〉,《語言研究》1: 20-28。
- 遇笑容、曹廣順. 2002. 〈中古漢語中的“VP 不”式疑問句〉, 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及編輯委員會編《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 55-66。北京: 商務印書館。
- 蔣紹愚. 1994.《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鄭再發. 1966.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 635-648。
- 蔣冀騁. 1990. 〈論近代漢語的上限〉(上),《古漢語研究》4: 68-75。
- \_\_\_\_\_. 1991. 〈論近代漢語的上限〉(下),《古漢語研究》2: 72-78。
- \_\_\_\_\_. 1997.《近代漢語音韻研究》。長沙: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劉勛寧. 1998. 〈〈祖堂集〉反復問句的一項考察〉, 收錄於劉勳寧 (1998)《現代漢語研究》, 150-162。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戴耀晶. 1997.《現代漢語時體系統研究》。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魏岫明. 1995.〈論福州方言的否定詞及正反問句〉,《臺大中文學報》7: 253-280。
- 魏培泉. 2007.〈從否定詞到疑問助詞〉,《中國語言學集刊》1.2: 23-57。
- \_\_\_\_\_ . 2015.〈古漢語時體標記的語序類型與演變〉,《語言暨語言學》16.2: 213-247。
- 蘭碧仙. 2011.〈從出土戰國文獻看“不”與“未”的異同〉,《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7.6: 91-94。

---

蘇建唐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danytaung@gmail.com

## 【附錄 1】徵引語料簡寫對應

代稱	書名	年代
嘉靖	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	明嘉靖
萬曆	新刻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	明萬曆
順治	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記大全	清順治
道光	陳伯卿新調繡像荔枝記全本	清道光
光緒	陳伯卿新調繡像荔枝記真本	清光緒
睡虎地秦簡	睡虎地秦墓竹簡	戰國
論語	論語	春秋
墨子	墨子	戰國
世說	世說新語	南朝宋
左傳	左氏春秋傳	春秋
金瓶梅	金瓶梅詞話	明
醒世	醒世姻緣傳	清
周易	易經	西周
兒女	兒女英雄傳	清
紅樓	紅樓夢	清
西遊	西遊記	明
祖堂	祖堂集	南唐
朱子	朱子語類	明
語苑	臺灣語學雜誌—語苑	1909-1941
沙鹿	沙鹿鎮閩南語故事集	1994
新社	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	1997
大安	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	1998
雲林	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	1999
彰化	彰化縣閩南語故事集	1994
後山	後山日先照	2002
四重奏	四重奏	2003
辭典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 The Perfect Aspect Negator ‘未’ in *Li Jing Ji*: Competition Between ‘未曾’ and ‘不曾’

Chian-Tang S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erfect aspect negator ‘未’ in MinQing Southern Min script *Li Jing Ji*. First, a cognitive schema will be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t uses of ‘未’. ‘Have not’ is the main and objective meaning, while ‘never’ and ‘have not yet’ involve the speaker’s subjectivity.

Second, ‘未’ can occupy the position either before or after VP, as in ‘未+VP’ and ‘VP+未<sub>SFP</sub>’. The VP should bear the features including [+Continuous], [±Dynamic] and [+Time]. The [+Q(uestion)] feature of A-not-A interrogatives [VP 抑未 VP] floats to the ‘未’ at the sentence final position after the second VP is omitted.

Finally, a competition between ‘未’ and ‘不’ in view of the structure [Neg +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is presented. Although in term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未’ occurs earlier than ‘不’, yet it is ‘不’ that has been used much more extensively in daily conversations.

**Key words:** 未, perfect aspect, negator, 未曾, 不曾.